

中華郵政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第四百四十七期

(即二十五年份第五十二期)



中央週報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行

南京圖書館藏

總理遺像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第四百四十七期目次

1. 偉大的
2. 哀悼邵
3. 大事彙述
4. 大事日記
5. 選錄
 1. 中央明令討伐叛逆大意義……林
 2. 政府乘既定國策不變而變更……孔
 3. 鐵的紀律是民族生要素……吳
 4. 民族正氣與中國國
 5. 討賊中之大路……方
 6. 張學良的叛國……胡
6. 專載
 1. 中央第二十七次常
 2. 中央第二十八次常
 3. 中宜部告殺遠剿匪
 4. 中宜部告西北勦赤
 5. 監察院長敬告西北將士人民書
 6. 討逆總司令部組織
 7. 邵翼如先生事略

評論

國族復興之展望

變助

此次蔣委員長在陝蒙難時，舉國憂憤，舉世系念，良以彼個人之出處安危，關係整個國家民族之休戚存亡，亦關係東亞乃至整個世界之和平幸福。故無不祈求委員長之早日脫險，果也天從人願，陝變竟能不經武力而迅速解決，委員長亦已安抵首都，此中因素，約舉有四：蔣委員長偉大人格之感召，一也。全國民意齊一之力量，二也。中央斷然處置之迅赴事機，三也。武裝同志赤誠忠勇表示之堅決，四也。經此事變，可知吾中華民族衛國建國之基礎，業已確立。全國人民能認識國家的利益，能權衡輕重，能辨別是非順逆，有統一之意志，有統一之思想，有統一之信仰，有統一之行動；此在平時固無從表現，一旦大事當前，其熱烈衛國之情緒，遂從沉着鎮靜步趨一致中顯示出來。此種偉大無比之力量，使今後一切反動派祇好死心塌地永遠不復有所蠢動，亦使全世界瞭然於吾國確為統一之國民，確有領導全國的領袖。自蔣委員長出險後，各國輿論對於吾國族之必能復興，似有更進一步之認識。

中央社東京二十六日電：此間各報昨晚（廿五）接獲蔣委員長安抵洛陽之消息，立即紛出號外，傳遍全市，同時中國大使館頗成各方慶賀之中心，今晨各報以為陝變之和平解決，為中國人民熱誠擁護統一之結果，蓋此種熱

中央週報 第四四七期 評論

誠，足以制裁內爭而有餘也，各報對於最近兩週中國政治金融情形之穩定，及人民對蔣委員長之同情與信仰，使國民政府得以實施強硬政策，張學良卒不得不屈服於人民之裁判一點，均予以重視，眼光遠大之日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統一之基礎，已極穩固，西安事變，即為其顯著的試金石，今後惟有更趨穩固耳。

塔斯社莫斯科廿八日電：「消息報」論西安事變：謂中國政治危機現已消釋，友邦深為欣慰，此次事變有兩大教訓，第一，中國已趨於民族統一之軌道，從此可奠定為獨立而奮鬥之基礎，第二，在過去一年間，中國國內輿論咸主張對敵人準備抵抗，故政府政策亦已顯然改變。

哈瓦斯巴黎廿七日電：中國陝西省西安城事變，頃已順利結束，此間各報咸加以評論，日報載稱，「叛徒原定計劃，乃以兩事為基礎，一即中國民族主義之抗日運動，一即蘇聯之贊助，詎知事變發生之後，青年民族主義派不為所動，而此次事變最顯明之結果，又為共產主義之衰退，中國反共精神之增強，」小巴黎人報駐上海訪員電稱，「蔣介石將軍蒙難西安，雖有十三日之久，但

藏書

中國政府內部，并無意見紛歧情事，反之，各派人士，均能捐棄成見，共赴急變，此次事變，倘若發生於十年之前，則國內必將發生大亂，於以見中國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之下，已有極大之進步也。

中央社羅馬廿六日哈瓦斯電：意國報界聞中國西安事變業已結束，蔣委員長返京之訊，均不勝欣悅，并謂中國局勢現已澄清，該國目前無復發生內亂之虞矣云云。路透社倫敦二十八日電：今晨各報對於蔣介石氏出險事，仍有評論，泰晤士報云，歐洲人士對於蔣氏在中國統一及發展上之貢獻，有相當認識者，自將歡迎其平安出險，該報又稱許南京政府及蔣氏對張學良威脅所表示不屈不撓之態度，該報結論又云，張學良之原來動機，姑置不論，只就其最近之懺悔及屈服已使中國免去一次或有共匪參加之內戰，及國家威望之損失云，意聞報載稱

，中國政府對於西安事變處置之得當，及最後之成功，或將因禍得福，反使其權威益見鞏固，此或為中國前途極佳之希望云。

由上述各國電訊觀之，可知吾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擁戴領袖效忠政府之精誠，使世界各國，均受感動。蔣委員長廿六日致海內外同胞同志之電亦曰：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誠，已顯示偉大無比之力量，此種偉力，在今日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將來必為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凡此云云，乃偉大領袖藉此獎勵國人之詞，其實此次國人能一致認識國家的利益，能辨別是非順逆，仍由領袖平日啓迪教誨，多年辛苦精誠之所致。故吾人今後應以愛戴領袖者贊襄領袖，各就其本分內事，兢兢業業，使無忝厥職，日起有功，以是而報答領袖，則領袖必更欣慰，而國民革命之行程與復興國家民族之事業，必益進於博大成功之境。

歡迎領袖應該效法領袖偉大的精神

王清彬

舉國切盼歸來的蔣委員長已於月之二十六日安然抵京，這實在是國家最可喜最可慶的一件事。當我們的領袖在西安蒙難尚無脫險消息的時候，全國民衆沒有一個人不是時時憂鬱時時太息，甚至痛哭流涕寢食不安，天天在悲苦憂鬱中過日子，如同小孩子失掉了至親愛的父母一般。這固然是委員長親愛精誠的偉大精神平日感召全國民衆應有的一個結果，但同時也是全國同胞深知在國難日益嚴重的今日，絕對需要這樣一個堅苦卓絕的領袖，然後才能脫國家於目前的危境，並進而達到復興中華民族，建設新中國的最後目的。這種現象實在是民衆國族意識日漸濃厚，對於國事

日益關切的一個確實證明。不過全國同胞，尤其是本黨同志，歡迎領袖返京主持大計，不應只於歡迎，只於擁戴就算了事，因為單靠領袖一人的苦幹硬幹，決不能達到復興民族建設國家的偉大目的，必須人人要效法領袖的精神，奉行領袖的訓示，在領袖的指導之下，各就本位的努力邁進起來，然後才能達到這種至偉大的目的。也唯有人人都要像領袖那樣親愛精誠，那樣耐勞耐苦，然後才能於最短期間謀民族的復興與國家的建設。

我們要效法領袖偉大的精神，只須把領袖這次離陝前對張揚的訓話，熟讀牢記，身體而力行之，便容易做得到，因為這篇訓

話字字珠璣，句句真理，處處是偉大精神偉大人格的表現，幾乎可以看做我們領袖的革命哲學的一篇精華錄，全國同胞，尤其是本黨同志，都應該把它當做座右銘，要時時刻刻牢記其中要義，做爲我們做人做事的一個指南針。

我個人讀了這篇訓話之後，覺得其中要義，可約爲四項，也就是我們領袖的偉大人格與精神，可由以下這四點體會出來：

第一是『至誠』的精神——也就是表裏如一，言行一致。我們領袖的革命哲學之基本思想是『致良知』，這是領袖在他歷次演講裏時常道及的（參看黃仲翔同志所輯蔣先生言論之一革命哲學）這個『致良知』與 總理的『知難行易』，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乃是一個真理的幾方面看法。所謂『致良知』就是致其良知。也就是良心怎樣想口裏便怎樣講，口裏怎樣講，身體便怎樣行。訓話中的一段這樣說：

『余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爲國家與民衆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爲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爲革命與主義着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爲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爲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爲余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示之言，將余槍決。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毫無絲毫愧怍也。』

由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深切認識領袖的至誠精神。唯有至誠才能感召一切。我們尤應把其中『實踐篤行』四字，牢記在心

。國人一向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不能致其良知。良心怎樣想，口裏未必怎樣講，口裏怎樣講，身體未必怎樣行。我們如果切實揣摩領袖這一段話，身體而力行之，便能醫治這個大毛病，而民族的復興與國家的富強便都近在目前了。

第二是『大公』的精神——也就是：『只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個人』。『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也是國人的一個大毛病，俗語所謂『人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這種毛病的一個表徵。唯其如此，才弄得四萬萬人如同散沙一般，永遠也團結不起來。唯其如此，才招致異族的欺侮。由這次舉國民衆熱烈盼望領袖歸來，熱烈歡迎領袖歸來，可以知道他們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確已漸漸濃厚起來。這真是可喜可賀的現象，不過我們還應該熟記領袖的訓話中幾句切要的話：

『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不能受束縛』。

全國民衆看了這次我們領袖寧可犧牲個人生命也決不肯簽署雙字於叛逆的要求，當可十分瞭然於他的大公的精神，我們只有擁護這樣大公無私的領袖，才能替國家謀出路。也只有效法這樣大公無私的精神，才能把四萬萬人團結成爲一個堅固的國族。

第三是『仁恕』的精神——也就是親愛精誠，絕不計及個人恩怨，我們領袖遭叛逆的劫持，在西安被拘留十數日之久，仍能毫不介懷，以親愛精誠的精神感化他們，使他們終於幡然悔悟過來，聽從領袖的指導，服從中央的處置，而我們領袖對於個人私怨一絲一毫也不計較。由此愈可認識領袖人格的偉大。訓話中說：

『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不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為處世之道，絕不為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尙知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之命令，一切唯以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國人最大的毛病，除了上述的口是心非與自私自利而外，就是太計較個人的恩怨，所謂『有恩的報恩有仇的報仇。』我們領袖這一段話不啻針對這毛病的一副特效劑。我們應該把它深深的記在心裏。

第四是『負責』的精神——也就是苦幹硬幹的精神，我們領袖為國官勞，數十年來席不暇暖，因為要觀察各地人民疾苦，考察各省政治利病，所以時時親自出巡。而這次事變也就因為對於

個人安全，絕不重視，事前防範太欠周密，才會變起不測，而我們領袖却認為這是自己對部下教學無力所致，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由此可見領袖負責的精神是如何偉大。全國同胞如果能效法這種精神，則百業可期振興，國家可期富強。本黨同志如果能效法這種精神，則黨的組織必日趨健全，黨的基礎必日益鞏固。

分析起來，我們領袖的偉大精神與人格，表現為以上四個方面。綜合起來，則親愛精誠四字可以盡之。再簡而言之，只是一個『誠』字。總理說過：『我們要感化人最要緊就是誠』。又說：『要把我們的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

甚願本黨個個同志，全國個個軍人，學生，國民，都把這篇訓話讀熟記牢，以為做人處事的圭臬，養成如此的道德觀，人生觀，則民族固有的精神馬上就能恢復起來，而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富強就都近在眼前了。

哀悼邵翼如先生

倪家驊

、陝變之作，自蔣副主席以下，被留西安者，有十餘人。中委兼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邵元冲先生，甫由粵桂湘鄂返京，以招撫察北一帶匪偽軍事赴陝，值張賊學良本月十二日之叛變，同被劫持，抗議不屈，一代哲人，遂以身殉，噩耗傳來，殊令人不勝其痛憤與崇敬也！

本年春間，先生搜集宋代岳飛，李綱，朱熹，文天祥，鄭思肖，謝枋，明太祖，俞大猷，戚繼光，袁崇煥，史可法，張煌言，陳子龍，顧炎武，黃宗羲，歸莊，徐枋，杜濬；清代徐鳳來，溫容臨；與乎革命先烈陸皓東，鄒容，秋瑾，徐錫麟，吳樾，

林覺民，方聲洞，林述慶，黃興等之文字言論彙輯為『民族正氣文鈔』。『正氣文鈔』所搜之文字，要皆忠誠義烈名垂千古之著作；而先生更特於該書前面加以一篇激勵志節之序文，（詳載本報四百一十期選錄）其序文中最精警扼要之一段：

『昔文文山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嗚呼！民族之能卓立於大地，外不為強敵外患所陵侮宰割者，豈不恃乎民族之正氣

，爲之撐持斡旋以扶顛定危哉？……然國無恆存，有民族之正氣則存；無恆亡，無民族之正氣則亡，此中國數千年有史以來之仁人烈士，於民族存亡危迫之俄頃，或殺身以成仁，或舍生以取義，或以孤軍苦鬥，或以大義警衆，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碧血千秋，精誠耿耿！此豈一時血氣之所激哉？……」吾人讀此一段文字，知先生對吾民族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其所以訓迪吾人者，蓋有在矣。故先生更有：「……振奮之道，在於立志，在於明恥；明恥之道，莫若於式古人之精忠大節及其壯烈之文字，以扶植發揚民族之正氣；以自立立人，自勵勵人。……」嗚乎！先生自立立人，自勵勵人之言，竟躬行實踐，以成仁取義，其精忠大節爲何如耶？

先生在『民族正氣文鈔序』中尙有警句曰：『稟於危亡之運

，而以身爲教，使後死者知生死之事小，而名節人格之事大；知一身生死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事大。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於可死當死之際，決然捨身而不辭，以保一己及民族之人格，以爲後來觀感奮發之資，民族正氣之所關，豈不大哉？』觀此數語，則知先生浩然沛然之氣，涵蘊於平日，充塞於全身，如此言便如此行，故此大在西安，雖刀鋸斧鉞在前，亦效顏杵卿之罵賊，視死如歸！

今者先生之正氣，正與先生之『正氣文鈔』長垂不朽矣。

吾人於痛悼先生之殉難，崇敬先生之正氣之餘，吾人當秉先生之遺志，以先生凜然不阿之風，藥國人萎靡麻痺之習；發揚我遠祖果敢剛毅之德行，喚起我民族固有偉大之正氣，惟先生英靈不遠，實式憑之。



總 理 遺 教

此次改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黨造成一中心勢力。各同志從今日起，要認真去幹革命事業，要將革命事業作為本人終身事業，必要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完全實現，方可算是吾黨成功。

國民黨過去之失敗與今後之成功——對大本營之演講詞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 (一)今日有民國之名，而仍然失敗者，何以故？則由於黨人不為主義奮鬥之故。
- (二)救人必須全國人能自救，全國人能自救，必須多數人明白人生道理。
- (三)十二年前，軍力成功，不能實行主義，以至人民痛苦愈甚。不知者方歸咎於革命黨，試問革命黨能受之否？然事實則確令人飽受痛苦，前之強盜甚少，今之強盜遍地，皆由黨人失於奮鬥，致此結果。
- (四)我黨人能起而救人，首須明白主義，明白社會狀況，然後人民乃能接受我黨主義也。

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對大本營之演講辭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一)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夫。

(二)我們國民黨的革命的真理，是要改革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

(三)從前制成獨裁制不專用武力的，只有湯武革命。他們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盤做根本，造成良好政府，讓全國人都佩服。所以後來用兵，一經發動，便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全國人都是很歡迎的，不專用兵力，便統一中國。他們當初要造成良好政府，讓人佩服的事業，便是注重宣傳。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

——對各黨員演說詞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大事彙述

蔣委員長 安然返京 全國各地 狂歡慶祝

舉世系念之國族領袖蔣委員長於二十五日下午五時三刻由西安乘寇克斯巨型機平安抵洛，二十六日午十二時許由洛安然抵京。當二十日五日晚委座脫險消息傳至全國各地，民衆無不雀躍鼓舞，歡欣若狂。街頭巷尾，爆竹之聲，震耳欲聾。情況之熱烈，爲空前所未有。猶憶委員長蒙難之初，舉國震驚，民衆悲憤填膺，多有廢寢忘食，痛哭失聲者。嗣因委座迄無脫險消息，又紛起組織赴難團，擬赴陝跪哭營救。今喜訊傳來，全國陰霾之空氣一掃而空，條易爲狂歡興奮之氣象。此種愛護領袖之忠誠，決非富貴威武所能轉移。蓋民衆之國家意識，日益濃厚，深知委座一身之安危，乃整個國族存亡休戚之所繫，愛領袖即所以愛國家，故能有此純乎內心之表現。是誠我國家進步之表徵，民族復興之聲基也。茲彙誌各節如后：

委座安抵 洛陽經過

中央社洛陽二十五日電：舉世系念之蔣委員長已於二十五日下午五時三刻由西安乘寇克斯巨型機平安抵洛，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及宋子文同來。聞該機係於下午三時由西安起飛，另由飛機四架護送至瀘關。洛陽事前知者極少，五時半飛機到達洛陽，在天空環繞一週，始降落西宮機場。到場歡迎者僅祝紹周，蔣堅忍，毛邦初，王叔銘等數人。蔣委員長等下機後，即分乘汽車逕赴軍分校官邸休息，在洛軍政長官先後到官邸晉謁致候。中央社記者亦往謁，適委座休息，由莫我若組長出見，據謂委座精神甚健云。當委座到洛消息傳出後，全洛民衆歡呼若狂，各街懸旗誌慶，鞭炮之聲不絕於耳，熱烈情況爲向所未有。又據洛警備司令祝紹周於委座到洛後，急電中央報告。又中央社瀘關二十五日電：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許，有巨型飛機一架，隨以軍用機四架在後護衛，過瀘東飛，衆信蔣委員長乘口出險，乘巨型機由西安城中飛出。又軍政部交通司通電：各省市府，各綏靖主任，各路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師長，各報館公鑒：委座於二十五日西刻乘飛機安抵洛陽，即日返京。何應欽有（二十五日）西印。又訊：蔣委員長安抵洛陽後，二十五日下午六時中央黨部秘書處當分函各中委報告喜訊，原函如下：「頃據中央社確息：蔣副主席於本日下午五時五十分安返洛陽，特急電奉聞。中央秘書處。」

抵洛翌日 即行旋京

二十五日傍晚蔣委員長抵洛消息到京後，記者往訪孔代院長，承其發表談話，茲誌其大意如下：二十五日午後五時半蔣委員長安抵洛陽，即由長途電話中與余（孔氏自稱）接談，略述平安抵洛情形。並謂抵洛後，本擬繼續南飛，因天時已晚，改於今日返京云。（按二十六日午十二時一刻，本報尚未脫稿之時，委員長已安然由洛飛返抵京。）孔氏又謂此次蔣委員長得全國一致之擁護與期望，卒能安然返京，昨日喜訊到來，全國狂歡慶祝，可爲民族復興之試金石。而在蔣公留陝期間，幸賴中外金融界，能切實與政府合作，使金融匯兌穩定如常，人心爲之安堵，各國政府及駐華各國代表僑民，一致關懷蔣公，國人猶不能不

致其感謝之忱云。又訊：蔣委員長二十五日已安抵洛陽，全國民衆聞此喜訊，無不歡欣欲狂。中央社記者首先得到此項消息後，當即通告關係各方，咸認爲此次蔣委員長在陝蒙難，全國人民及海外同胞，無不深切系念，祈求委員長之早日出險，足見愛護領袖之殷摯，良堪欣慰，今則蔣委員長果告安全抵洛矣。出險之迅速，厥因有四：(一)蔣委員長偉大人格之感召，(二)全國民意齊一之力量，(三)中央斷然處置之迅赴事機，(四)武裝同志赤誠忠勇表示之堅決。經此事變，國家組織益見堅固，人民意志益見集中，國族復興，前途實有無限之希望也。

專車入陝

迎接大員

中央社鄭州二十五日電：隴海路西段被毀工程限二十五日夜修竣，二十六日派專車二列迎接留陝各中委與軍政長官返京，鄭陝電訊即恢復。又中央社瀋陽二十五日來電：限即刻到，南京中央通訊社鑒：瀋陽軍民聞委座東歸，歡喜如狂，軍隊人民脫放爆竹，遍街燈火，父老子弟均奔走相告，填街塞巷，男婦車馬，城關塔隘，不能行路，路工員警跳躍歡呼，不能自己，又羣向于院長專車圍繞稱慶。據站長言：路工隊出發修復鐵路，所有在西安之中央各大員，大約明日通車後，可歸京矣。專車今夜開洛。于院長行轅秘書長王陸一叩有(廿五日)。

蔣委員長離陝前召張楊作懇切訓話

蔣委員長將離西安以前，曾召張學良楊虎城二人作極詳盡之訓話，由蔣夫人筆錄，原詞如次：

此次西安事變，實爲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爲中華民國存亡極大之關鍵，與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爲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強

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亦並無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爲安之良機，亦爲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爲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爲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余此次精誠之感召，不愧爲我之部下。爾等所受之感應，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矣。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以爲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各種救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爲國家而爲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余自與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爲國家與民衆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爲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爲革命與主義着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爲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爲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爲余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示之言，將余槍決。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覺無絲毫愧怍也。

以言此次事變之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但論究其原因，余自己亦應當負責。余平日一心爲國，一心以爲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搆害

之禍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變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發生如此毀法蕩紀之事，使中樞憂勞，人民不安，國家受其損失，余撫躬自問，實無以對黨國，無以對人民，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紀綱，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余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余之誠意為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爾等在事變之始，即已自認為兩派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表懺悔，現在爾等已自知受反動派之宣傳，知我對爾等不備無惡意，而且時加愛護，業已確實覺悟，而願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誨部隊，常謂部下不好，即係上官不好，要罰部下，應先罰上官，余身為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尚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祇知有國不知其他之態度，切實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處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上官對部下教率無方，應即負責，故此大變，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爾等應聽中央之裁處，而爾等之下則不必恐慌也。」

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于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紀綱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余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余一息尚存，決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爾等屢次要求余簽字與下令，余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僅要

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其於一切。余當時屢言如余在西安允許爾等簽署字於爾等之要求，則國家等於滅亡，蓋余為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如余為部下威力所屈，臨難求免，則余之人格掃地，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死，雖存必亡。余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視為救國唯一之要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正氣，斷不能行不顧言，使我部下與民衆無所適從，而陷國家於滅亡。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誤應坦白承認，過失應切實悔改，責任應明白擔負，並應以此意告知部下也。總理昔日訓示吾人，必須恢復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謂信義和平，均係民族至要道德，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故此大變，爾等將余留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

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為處世之道，絕不為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

極之速，足見尙知以國家爲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之命令，一切唯以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爲福之道也。

蔣委員長 抵京詳情

全國熱望歸來之蔣委員長，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十二時二十分由洛陽乘飛機抵京，民衆歡迎之熱烈，萬人空巷，全城爆竹聲與呼聲響徹雲霄，誠所謂薄海同欽，億兆謳歌也。茲將各項詳情探誌於次：

歡迎領袖萬人空巷

首都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自二十五日晚獲得委員長返洛消息後，無不歡喜若狂，咸盼其早日回京，主持大計。故二十六日晨均自動分向各關係方面打聽委員長何時旋京消息，及證實委員長業於晨九時餘啓節東飛，遂紛紛自動前往機場恭候。有持國旗列隊前往者，有鼓奏音樂而前行者，有執綢布標語高呼口號者，有乘大汽車高揚歡迎委座旋京標語者，有手持鞭炮隨時燃放者，形形色色，無不興高采烈。其參加行列，有各校學生，童子軍，京市黨員，農工商各民衆團體代表，各商店店員，各機關公務人員，軍警憲官兵，各公私文化團體，無不於十一時前由其所在地出發，曾集於飛機場四週。一時太平路，中山東路，黃埔路，明故宮及由明故宮至光華門外一帶，萬人空巷，車馬成集，途爲之塞，而尙有個人參加，不及入飛機場而集於場之四週佇立迎候者，共計人數約近四十萬人，其愛戴領袖之熱烈，於茲可見。

軍警戒備秩序井然

首都方面聞委座啓節確訊後，即由憲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廳，航空委員會，憲兵學校等派隊担任警衛，沿新街口至中山東路，黃埔路，及由明故宮機場至光

華門外，沿路均密佈崗哨，機場四週除由航空大隊担任警衛外，並於場內及場門間增派憲警及童子軍，當各文武官員及各團體代表入場，均檢閱詩章及名片，警備至爲周密，市內各街道民衆均屏息翹首，佇望委員長飛機之東來，莫不喜形於色，佇立者雖肩摩踵接，但秩序井然，市內滿貼歡迎標語，通街大衛，並懸有長布橫額，天空亦有軍用飛機多架往來翱翔，散發紅綠標語，五色繽紛，呈放異彩，其熱鬧之情形，雖新年國慶等紀念，亦不能逾此。

中樞長官齊集機場

委員長飛返首都佳音到京後，國府林主席，在京各中委，各院部會高級長官，陸海空軍，暨各省長官駐京代表二千餘人，均先後齊集大教場機場歡迎委員長乘機降落。重要長官到有國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立法院院長孫科，司法院長居正，副院長覃振，考試院長戴傳賢，副院長鈕永建，監察院副院長許崇智，軍委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參謀總長程潛，訓練總監唐生智，軍委會常委朱培德，憲兵司令谷正倫，軍委會廳長吳思豫，砲兵學校校長鄒作華，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軍委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川湘鄂邊區綏靖主任徐源泉，廣東綏靖主任余漢謀代表李熙寰，雲南省主席龍雲代表黃實，監委唐紹儀代表唐榴，中央秘書長葉楚傖，中委陳果夫，陳立夫，丁惟汾，曾養甫，蕭同茲，徐恩曾，洪蘭友，張道藩，陳布雷，劉紀文，梁寒操，李宗黃，甘乃光，蕭吉璠，李文範，張厲生，周伯敏，谷正綱，梅公任，王漱芳，陳肇英，周啓剛，麥斯武德，洪陸東，谷正鼎，程亨頤，蕭錚，傅汝霖，陳訪先，王正廷，羅家倫，張真，監委張繼，吳敬恆，王寵惠，褚民誼，李煜瀛，李烈鈞，王子壯，姚大海，雷震，聞亦有

，秋屏，蕭忠貞，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何廉，經委會秘書長秦汾，外交部長張羣，次長徐謨，軍政部長何應欽，次長曹浩森，實業部長吳鼎昌，次長周詒春，鐵道部長張嘉璈，次長曾銘甫，交通部次長彭學沛，海軍部長陳紹寬，次長陳訓沐，衛生署長劉瑞恆，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副委員長趙不廉，司法部長王用賓，銓敘部部長石瑛，審計部部長林雲陔，國府文官長魏懷，參軍長呂超，行政院院長茅祖權，考選委員會委員長陳大齊，航空委員會常委周至柔，秘書蔡竹屏，航空總站站长石邦藩，明故宮防空站站长陳希劍，京市長馬超俊，首都警察廳廳長王固磐等二千餘人。

●主席代表躬致慰問——委員長所乘容克斯巨型機於十二時一刻已發現於大教場天空，此時在機場候候之各歡迎人員，情緒之緊張，一如大旱之見雲霓，無不喜形於色，巨型機繞場一匝後，徐徐降落，是時樂聲大作，歡迎人員揮帽鼓掌，並一致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聲震雲霄，其熱烈情況，誠空前未有，委員長在機中已俯視機場情況，當在機中頻頻揮手示意，巨型機於十二時二十分安落場上，何部長首趨機前致敬，委員長與夫人宋美齡女士及隨員黃仁霖等，相機下機，此時全體目光均集中委員長一身，委員長衣藍色綢袍，態度矜持，面呈笑容，雖略現滯澀，而精神極佳，神采煥發，委員長緩步前行，林主席即代表黨政軍全體向委員長躬致慰問，委員長常向林主席一鞠躬致謝，繼中央黨部葉秘書長趨前報告明故宮機場有四十餘萬民衆悲候歡迎情形，委員長表示感慰，旋向各歡迎人員頷首答謝，即偕夫人乘汽車駛出機場。

●巡行全市歡呼震天——委員長為酬答民衆之歡迎熱誠，於出機場後，特驅車巡行全市，其路線係進光華門後，循大

光路白下路，折入太平路，在大行宮轉中山東路，而抵黃埔路，當汽車經過時，道旁鵠立之民衆，均歡呼致敬，爭向車中瞻望委員長丰采，商店住戶則一律懸旗，鳴鑼擊鼓，以示歡迎，尤以集合于中山東路明故宮機場附近之四十萬廣大羣衆，於汽車將到時，均一致脫帽揚旗，燃放鞭炮，一時歡呼若狂，情緒熱烈，委員長驅車緩行，頻頻舉手揮帽示答，貌極愉悅。

●官邸傳見軍政要人——委員長巡行全市畢，即於十二時四十分返軍校官邸休息，旋傳見軍政部長何應欽，海軍部長陳紹寬，軍委會常委朱培德，侍從室主任陳布雷，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何廉等，垂詢中樞軍政近況，其他中樞要人馮玉祥，孫科，居正，葉楚傖等亦相繼往官邸謁候，暢談極歡。又航空委員會於委員長抵官邸後，復派飛機多架環繞官邸上空飛翔，以示慶祝。

又訊：蔣委員長於二十六日正午安抵大校場機場後，即偕夫人返軍校官邸休息，中央各重要軍政長官於下午一時後陸續前往官邸晉謁，適委員長在休憩中，均由侍從人員代為接待，或留片而去，據陳布雷語人：委座精神甚好，唯因飛機震盪，途中略感疲勞，稍覺骨痛，本日暫須靜養，不多見客云。

●電告同胞深表感忱——南京僑務委員會轉海外各地僑胞及同志，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轉各地同胞同志公鑒：中正已於本日正午回京，兩週以來，承各地同胞同志熱烈垂注，無限感動，自惟精誠未洽，教導未周，致國家有此非常之紛亂，以增我同胞之憂，內省職責，負疚殊深，應對我中央及全國同胞引咎。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誠，已顯示

偉大無比之力量，此種偉力，在今日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將來必為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此則中正疚愧之餘，敢為國家前途稱慶者也。率布悃忱，益望共同努力為幸。蔣中正宥。

●張學良隨節來京待罪

本京息：宋子文偕張學良及隨員等，乘張氏自備波音機於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十分，由洛陽飛抵京。下機後，旋即分乘汽車入城，赴宋氏私邸休憩。又訊：張學良二十六日午後二時餘抵京，到後，即作一函呈蔣委員長，表示來京待罪之意。茲將原函錄誌如下：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視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懇忱，俯乞鑒察。專肅，敬叩鈞安。學良謹肅。二十六日。

張學良二十六日午後偕宋子文氏由洛抵京，記者特馳車至宋邸訪問，張氏出見，即語記者：「今日僅欲與諸君見面，無可奉告，此來待罪，一切唯中央及委座之命是從。」張氏身御藍灰色綢袍，面容仍昔，但頗現疲倦，記者以張行裝甫卸，當極勞頓，與辭而出。

●國府林主席電

國府林主席電

慰問電報
多如雪片

洛陽蔣委員長慰賀，原電云：萬急，限即刻到。洛陽探送蔣委員長介兄助鑒：頃據敬之兄報告，台駕安抵洛陽，不勝欣忭！端此敬頌起居

。弟林森叩有（廿五日）。

●中央執監會電

中央執監會接到蔣副主席安抵洛

陽消息後，即去電慰問。原電如次：急，洛陽蔣副主席安鑒：自執事蒙難以來，舉國憂憤，中央同人，尤忘寢饋。頃悉安抵洛陽，非特吉人天相，實國家如天之福。敬代表全黨同志致慰，并盼旌節早蒞首都，領導一切。翹首西望，無任神馳！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有（廿五日）印。又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工作同志自接到蔣副主席安抵洛陽消息後，廿五日晚即發電慰問。誌原電如次：

急，洛陽蔣副主席安鑒：同人等自聞鈞座蒙難，如墜冰淵，凜慄無以為生，頃聞脫險，如復見天日。天相鈞座，即所以相中國。敬於無限歡呼之中，馳電恭候起居。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工作同志謹叩有。

●京中各軍事長官電

京中各軍事長官聯名電蔣

委員長慰問，原電如下：洛陽委員長蔣鈞鑒：欣聞鈞座安抵洛陽，旬日憂念，始得稍釋。京中同志暨全體市民，無不額手稱慶。全國軍民亦莫不同聲歡祝鈞座健康，並為國家民族前途賀也。謹肅，敬候崇安。職何應欽，程潛，朱培德，唐生智叩有（廿五日）西印。

●粵省黨部電

粵省黨部電蔣副主席：洛陽中央社

特派員送呈蔣委員長鈞鑒：欣悉鈞座平安抵洛，百粵騰歡，家家戶戶燃炮慶賀，足徵人心所望者鈞座安康，國運同昌也。特電奉候，敬祝鈞安。廣東省黨部全體同志叩。

●贛省黨部電

贛省黨部率全省二十萬民衆二萬同

志，廿五日電洛陽祝慰蔣副主席云：聞鈞座偕夫人安抵洛陽，全省民衆，騰歡欲狂，山川含笑，日月倍明。天生至德，何畏匡人

等語。

●蘇省政府電——蘇省府電蔣委員長慰問云：洛陽蔣委員長鈞鑒：恭聞鈞座安抵洛陽，兆民欣賴，萬衆騰歡。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暨全體委員同叩有。

●京市黨部暨各團體電——京市黨部暨農工商學婦女等團體，欣聞蔣委員長平安抵洛，特致電祝賀。原電云：洛陽蔣委員長鈞鑒：鈞座安抵洛陽，全市黨員民衆，萬分歡躍，特電敬祝平安。南京特別市黨部暨農工商學婦女等團體同叩。

●朱家驊電——浙省主席朱家驊廿五日電呈蔣院長云：洛陽蔣院長鈞鑒：頃聞旌旆入洛，萬姓騰歡，千門歌舞。雖復赤黃爲薄，常損日月之明？星漢昭回，豈易北辰之位？遠方邀聽，毋任歡悅。職朱家驊謹叩（廿五日）。

●馬超俊電——馬市長電蔣委員長云：急，洛陽委員長蔣鈞鑒：頃聞鈞座安抵洛陽，百萬市民，同聲歡呼，僉願坐以待旦，共盼鈞座蒞止。敬祈早日命駕來京，以慰羣衆雲霓之望。謹電歡祝，並頌鈞安！南京市市長馬超俊叩有。

●吳鐵城電——滬市長吳鐵城，聞蔣委員長出險抵洛，特電慰問云：洛陽蔣委員長鈞鑒：鈞座本日安然脫險，黨國之麻，人民之福。全市人民，莫不額手稱慶！謹電馳陳，並候起居！鐵城叩有（二十五）申叩。

●楊虎電——楊虎電蔣委員長慰問云：急，洛陽委員長蔣鈞鑒：欣悉鈞座移節轉洛，天相元良，實我國家民族之大幸！旦夕度臈，莫敢或寧，嘉訊傳來，豈惟私慶？祇以職守攸攝，弗克趨叩稽顙，倍用馳念，謹紆悃素，伏乞鑒衡！職楊虎叩有（二十五日）酉叩。

各地民衆
歡作慶祝
情況熱烈

京市

廿五日下午四時京中得潼關電告：謂發見巨型飛機一架，側護四小機，自西方越該地高空向東直飛而去，機中所載人物及其目的地不詳。主管機關當即通電潼關

以東各飛行場站查詢，歷一時之久，猶無復訊。正焦急疑慮間，忽於五時四十分接洛陽方面電告，始悉此巨型大飛機，即爲載送蔣委員長由西安脫險而歸者也。中央社既首先獲得此項消息，當即一面通知本京各報刊發號外，一面用無線電向全國各地廣播。中央廣播電台因中央社之電話通知，當亦立時變更播音節目，先將此項消息向全國及海外播送。至下午六時半，全國各大城市均已獲得此項喜訊，同作熱烈之慶祝，而度其狂歡之夜。本京接到中央社關於此項喜訊之報道，繼以各報刊發號外報告後，各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紛紛用汽車背負「蔣委員長抵洛」之標語，附以音樂隊或喇叭隊，並燃放鞭炮，在街道遊行。市民學生及士兵，均列隊在各通衢高奏凱旋之歌，作鵝步進行。全市道旁巷口行人，極爲擁擠，無不興高彩烈，同時全城之爆竹聲與歡呼聲，遠近交響，直衝雲霄，午夜未止。且值聖誕節之夜，慶祝空氣之熱烈，人民情緒之緊張，誠空前所未有。又京市黨部已通知各機關團體各商店住戶，均於二十六日懸旗誌慶。

江蘇

二十五日鎮江電：此間獲得蔣委員長出險消息後，省府旋用大汽車數輛，書大字標語，購鞭炮十餘萬，沿途燃放。各校學生均一致出發進行慶祝，並高呼口號。各報均出號外，全市爆竹傳賣一空。自晚六時至夜十二時，劈拍之聲，不絕於耳。各通衢大道均人山人海，歡聲若狂。又中央社徐州廿五日電：徐埠各界廿五日晚慶祝蔣委員長抵洛，情況熱烈，空前

未有。全埠炮聲齊鳴，大放烟火，市民滿街狂呼委座萬歲。各機關學校商店，當晚遍掛燈懸旗，各種樂隊自動沿街奏樂遊行，即除夕亦無如是熱鬧。

浙江

中央杭州廿五日電：此間各報發號外，報告蔣委員長已偕夫人同離西寧飛抵洛陽消息，向市民傳播後，全市放爆竹鳴鑼打鼓，歡呼若狂。又電：蔣委員長安抵洛陽消息由中央社播到後，當晚杭州官民無不興奮萬分。市民鳴炮歡呼蔣委員長萬歲，狂歡狀態，為空前未有，各學校多臨時開慶祝會，省黨部暨各機關汽車均燃炮遊行全市，朱家驊等多在私邸前放炮歡呼。

上海

二十五日上海電：蔣委員長安然脫險佳音傳至此間，何部長電話告知，立即通知所屬，懸旗慶祝。英、美、法、意、德、日、荷、葡、丹麥、瑞典、挪威各國駐滬使領館，均以電話向市府探詢正確消息，表示異常關懷之敬意。滬市商界亦均懸旗誌慶。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各公司及各大商號紛紛開出紮綵汽車，高揚國旗，並懸巨幅「慶祝蔣委員長脫險」標語，集隊遊行於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靜安寺路，霞飛路等處。自晚六時半起至深夜止，全市爆竹聲震耳，歷數小時不絕，全市爆竹被售一空，雖除夕無此盛況。最繁榮區之南京路各大公司前，羣衆擁擠，交通斷絕，約兩小時羣衆咸駐足以觀。各公司燃放爆竹，拍掌歡呼，可見人民擁護領袖之熱烈。各電影院臨時映出蔣委員長脫險新聞，全體觀衆起立歡呼：「蔣委員長萬歲！」申報，新聞報，大公報，民報，時事新報均刊發號外，滿街散發，數十萬份，頃刻即盡。市黨部晚召開臨時執委會，決議通告全市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商店及住宅，一律於廿六日懸旗誌慶，

並定元旦上午十時舉行慶祝大會。又電：滬市各大中學學生發起，於二十六日下午六時在湖社舉行全市青年慶祝蔣委員長脫險大會，並請潘公展吳開先向演講。

粵港

廣州二十五日電：蔣委員長安抵洛陽消息傳到本市後，各界民衆歡呼若狂，紛紛乘汽車巡遊市面，各商店住戶燃放鞭炮慶祝，各報均出號外。廣州市播音台復請本社記者前往播音，向市民公佈蔣委員長安抵洛陽經過。全市各機關均派汽車高懸「蔣委員長安抵洛陽」字樣布橫條，印發傳單，鳴砲環游全市，市民均揭帽舉手，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市面狂歡，盛况空前。又香港二十五日電：中央通訊社香港分社，接得委座安抵洛陽消息後，當於即日下午六時印發傳單，特派汽車十餘輛，在香港九龍區散發，並分送各報館，電影戲院，社團，轉告各戲院，即將消息製成字幕放映，各報亦紛紛出號外，全港僑胞，燃放爆竹，以示擁護領袖，一時喧聲震天，為近年僅見之現象。

福建

福州二十五日電：此間得蔣委員長安抵洛陽消息後，全市欣喜若狂，各商民住戶均燃鞭慶祝，截至發電時止，炮聲猶未息。又廈門二十五日電：此間各界傍晚得悉蔣委員長出險抵洛消息後，全市一時鞭爆之聲不絕於耳，如舊歷新年元旦開門之熱鬧，各處爆竹聲放達數小時始停止，市府加放汽笛五分鐘祝賀。各界定明日再開市民慶祝大會。廿五日適值各報紀念雲南起義休刊，臨時編發號外，警察及軍樂隊遊行，歡呼口號，其情形較祝委座壽辰更為熱烈。外人見之，極欽民氣之蓬勃，並云蔣委員長實為現代中國唯一之領袖偉人。

武漢

漢口二十五日電：中央社武漢分社自接到蔣委員長平安抵洛消息後，除通知各機關團體並於通衢張貼蔣委

員長安抵洛陽電文外，復用汽車遊行全市。各界得訊後，欣喜如狂。商店居戶均燃放爆竹，以資慶祝，市面情況頗形熱鬧。情緒熱烈，得未曾有，可見民衆擁戴領袖赤忱之一斑。又電：漢市黨部廿五日晚接得蔣副主席抵洛消息後，當決定下列辦法：(一)即晚八時許召集本市孤兒院軍樂隊，乘汽車鳴鞭砲，奏樂遊行慶祝，散發傳單，張貼標語。(二)通知本市各機關各團體，派代表於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該部籌商慶祝辦法。(三)即電洛慰問蔣委員長。

江西

南昌二十五日電：蔣委員長安抵洛陽消息傳到贛垣後，全市人民手舞足蹈，歡喜若狂。各商店居民一致懸旗燃放鞭砲，熱烈慶祝，歡聲砲聲，震撼屋瓦。各校學生當即緊急集合，列隊遊行。市民歡動，途爲之塞，沿途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其情緒之熱烈，爲空前所未有。各界除已紛紛電洛慰問外，并定於明日上午十時舉行熱烈慶祝大會，以示擁護領袖之熱忱。

平津

北平二十五日電：平市各學校民衆團體及一般市民，二十五日燃放鞭砲，熱烈慶祝蔣委員長安抵洛陽，市內空氣，至深夜仍極興奮。又天津二十五日電：廿五日晚此間全市民衆於收到中央社津分社所散發之號外，得悉蔣委員長安抵洛陽後，異常興奮，羣衆並互相表示賀意。津分社立即發號外數萬餘張，派人分乘汽車三輛，赴各街要路口散發，未一小時即散盡。各界民衆爭先傳閱後，無不欣喜欲狂云。

四川

成都廿五日電：蔣委員長安抵洛陽消息，於下午六時傳到成都，中央社即以電話通告各方，聞者莫不歡欣，同時並刊發號外：省黨部並派汽車四輛，上張「蔣委員長安抵

洛陽」大字布標語，遊行各街衢，一般民衆均歡聲雷動，重要街衢行人倍形擁擠。各商店住戶均燃放爆竹，以示慶祝，各游藝場觀衆一聞此訊，均自動起立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其愉快之情緒爲空前所未有。民衆擁戴領袖之熱忱，於此可見一斑。又重慶二十五日電：此間得蔣委員長出險抵洛消息，渝中央社即發號外，市民一訊，欣喜若狂，彼此互相告語，咸慶「袖平安歸來，繼續主持大計。多數商民除燃放鞭砲慶祝外，並以號外遍貼標語，以資傳播，足見人民平日愛戴領袖之殷切。

寧夏

寧夏二十五日電：此間頃悉委座出險，飛抵洛陽，懸旗鳴鞭砲。聞馬主席鴻運，將於日內飛洛，晉謁委座慰問，并有所報告。

貴陽

貴陽二十五日電：此間接到蔣委員長平安抵洛消息後，由中央通訊社貴陽分社備汽車兩輛，沿途燃放爆竹，並散發號外，市民聞訊，皆高呼萬歲，並狂放鞭砲，熱烈情況，爲歷來所未有。

青島

青島二十五日電：蔣委員長安抵洛陽消息，於今日下午六時傳至本市後，各大報均派汽車發放號外，各商家大放鞭砲，幾如元宵之夜。各馬路行人擁擠，爭搶號外，歡呼若狂，情形之熱烈，爲從來所未有。

蕪湖

蕪湖二十五日電：此間得悉蔣委員長安然脫險抵洛消息，全市歡騰，各報均出號外，各機關與民衆紛紛鳴鞭砲誌慶，歡呼若狂。又電：蔣委員長脫險喜訊到蕪後，全市懸旗鳴鞭，熱烈慶祝，各界定二十六日晨在體育場舉行慶祝大會，晚間提燈遊行，各機關團體分電京洛慶賀，盛況空前。

山西

太原二十五日電：此間接到蔣委員長脫險抵洛消息後，官民均歡欣萬分，表示鳴祝，各報加出號外，民衆爭相購閱。

雲南

昆明二十五日電：此間接到中央社播來之蔣委員長安全抵洛消息後，全市歡狂萬狀，街市爆竹聲齊響，重軍二千餘人，列隊游行，歡呼慶祝蔣會長出險，歡聲雷動，震撼全市。使蹙眉愁眼之萬衆，頓然開顏，莫不歡狂而淚下。蔣委員長感人之深，可謂至矣。各機關學校正繼續作汽車游行，及列隊歡呼慶祝。

陝變

餘聞

蔣委員長業已由洛安然抵京，關於脫險前之各項消息，在今日已不無「明日黃花」之感，但保存史料亦屬本報重要目的之一，爰仍爲彙輯如左：

討逆軍疾進之情況

華縣克復叛部

兩營完全繳械

中央社洛陽十九日電：自張部向華縣附近中央軍進攻，經啓發端，陸空將士憤激異常。當局曾嚴限張學良截至十九日止，將委員長安全護送回京，冀其最後覺悟，倘仍執迷，聞二十日仍將進攻，并同時派遣飛機施行轟炸。又中央社洛陽二十日電：張部叛軍二十日拂曉突向華縣附近中央軍陣地猛攻，戰鬥激烈，嗣經中央軍將其包圍，於上午八時左右將叛軍兩營完全繳械，并收復華縣縣城。又二十一日徐州電：討逆軍事積極，收復華縣後，隴海軍二十一日已通至華縣。國軍二十一日晨乘勝進，又克村鎮數處，張逆部四散。此間戒嚴後，治安益固，張逆部被俘士兵數百運徐，均對張逆表示抱怨。

各路國軍取得

連絡即行包圍

中央社華陰二十一日電：董劍督率所部於二十日將華州城克復，逆軍兩營完全繳械，所獲械彈輜重甚夥，先頭隊已達赤水。馮欽哉所部與中央軍董師並頭西進。又二十二日徐州電：馮欽哉所部已與中央軍達到赤水部隊會合，向渭南推進，取包圍形式。又中央社鄭州二十二日電：徐庭瑤在潼關指揮討逆軍事，總部人員已過鄭西上，劉峙日內將赴潼關指示討逆軍事。頃據華州電：前方士氣甚旺，叛軍現在赤水西約二團，趕埋地雷。中央軍之一部，已迫近渭南，馮欽哉二十二日在固市就討逆軍司令，率部向渭南推進。又中央社徐州二十三日電：軍息：此次討逆軍事自輕動員後，現東西兩路大軍已取得聯絡。劉徐庭瑤在潼關督師，討逆軍已將赤水之逆軍擊破，並進迫渭南。此次大軍入陝，除解決叛軍外，並擬乘機將赤匪消滅。

討逆軍收復赤

水後直薄渭南

中央社洛陽二十二日電：討逆東路軍前鋒二十二日午收復赤水，並將赤水以西叛軍肅清，叛部刻在渭南車站至渭河間築工事。又中央社潼關二十三日電：渭南張逆學良所部，二十二日夜突向討逆軍襲擊，當經奮力擊退，討逆軍前線仍在赤水鎮。二十三日晨渭南之張部砲兵又向討逆軍砲擊，計二百餘發。午間，其青龍鎮部隊隔河對麥王家之討逆軍猛襲，皆經沉着應付。又中央社鄭州二十三日電：隴海路工程隊隨軍前進，已將赤水以東被毀路工次第修復。西上特別快車二十三日由鄭州展至洛陽，普通快車仍止於潼關。又中央社鄭州廿三日電：赤水叛軍二十三日晨突向討逆軍陣地猛攻，旋被擊潰，向西逃竄，討逆軍乘機追擊，上午十二時收復赤水，並向孝義鎮挺進，叛軍現正向渭

南增援。

張部逆軍陸續

東調意圖負嵎

中央社曹夏十九日電：周原慶陽一帶原駐之叛軍，第六十七軍第一零六師，第一零七師，第一一七師，第一二九師等部均紛向東開。又中央社洛陽廿二日電：軍息：(一)豫旺堡附近國軍陣地前面之赤匪，現皆向東南之陝西北境撤退，已無匪踪。(二)今日偵察飛機於上午十時見有叛軍約三團，在咸陽以西及醴泉乾縣間南進，先頭到店張驛，後尾在王樂鎮，其後有汽車三十輛，在乾縣以北行進中。(三)渭南以東地區有叛軍兩師以上，正構築工事(在乾縣者為張部，在渭南者為楊部。)西安渭南間火車運兵，來往甚忙。(四)藍田商縣間駐有叛軍三四團，又有赤匪毛步羣股千餘人，盤踞商縣雒南一帶，傳將擾我側背。又洛陽二十三日電：(一)赤水鎮以北渭河北岸之信義鎮，二十二日到有張部一一一師全部，又張部一〇七師業抵渭南附近。(二)渭南之西赤水陣地，為張部一〇五師，兵力五團。渭南東南之阿棹村崇甯鎮一帶，有陝西警備兩旅。又渭南附近尚有兵力約一師以上，隊號不明。又洛陽二十四日電：據飛機偵察報告：長武涇川間有軍縱隊約一師，向東南進行中。又張逆所部千餘人，在涇川之西正進入涇川城。又中央社洛陽二十四日電：張逆所部王以哲部之一二九師，日前經鳳翔東下，鳳隴間電線已斷。途中載貨軍用卡學，往來甚忙。又瀋陽二十四日電：日來在三原，渭南，西安，咸陽一帶集中之張楊逆軍，其兵力約計如下：(張部)一〇五師，一〇七師，一〇八師，一〇九師，一一一師，一一二師，一一七師，騎兵第六師。(楊部)第十七師，警備一二三三旅，特一團，砲一團，均分駐渭南，臨潼西，赤水，故市鎮，田市鎮，信義鎮

，倉頭鎮，辛市鎮，崇寧鎮，及西安，藍田等處。

被俘之叛軍對

張逆憤恨不已

中央社徐州二十四日電：二十四日午由華州運徐俘虜兵二百三十餘名。據稱：張逆部一〇五師駐華縣守彈藥，事前對陝變絕無所聞。十二日晚營長奉張逆電令，着屯城堅守，並在城內構築工事。十五日起，與中央軍接觸，卒全部繳械，營長現押軍部。此次張逆一人叛國，營長不顧大義，致犧牲吾輩小兵，言下對張逆憤恨不已。據押送軍官謂稱：國軍已進攻渭南，壯勇邁進，該城旦夕可下，此次所俘兵士及官長眷屬，已交第二師管理，負傷者十數名，交陸軍醫院療治，傷重斃命之連長及兩兵士，在徐掩埋。

于學忠部亦叛

變蘭州遭慘劫

中央社曹夏十九日電：據息：蘭州于學忠部，十三日夜突將綏署及公安局槍械全行收繳。綏署重要人員或遭慘殺，或被扣留，人民損失亦大。于學忠十五日已由西安回蘭，所部軍隊戒備甚嚴。又自蘭州逃難人云：在蘭中央機關及部隊駐蘭辦事處，皆被于部抄擄一空，官兵眷屬均遭慘劫。綏署章參謀長被扣押，李副官長重傷。又中央社洛陽廿三日專電：據息：(一)蘭州於十三十四兩日被張逆所部大肆劫掠，全城公私損失不計其數，高級官員多遇害，聞公安局長已被戕殺，西蘭間之交通完全斷絕。(二)由平涼逃出之某軍留守主任云：張逆所部一〇七及一〇九師及騎兵師，均曾親見其經過平涼陸續東開，王以哲之軍司令部尚在平涼等待後續部隊通過，其軍隊中傳言將以平涼為後方根據，留騎兵一師駐守云。

何總司令嘉獎

駐洛黃永安部

中央社洛陽十九日電：駐防洛陽之砲兵第六旅黃永安部，原隸屬張學良東北軍有年。此次陝西事變，該旅官兵俱各深明大義，憤激異常，一再請命前驅聲討，且其平日紀律甚佳，訓練認真。何總司令業予傳令嘉獎。又訊：砲兵第八旅旅長黃永安頃發表通電，報告未受張逆亂命經過：原電云：「中央社並轉各報館均鑒：本部奉命駐洛，秉承張洛警備司令祝公紹周，擔任地方防務。一載以來，軍民融洽，地方又安。本月十二日西安發生事變，馮學良密電永安在洛舉動，永安從戎有年，粗知大義，對於亂命，未敢盲從，當即持電密謁祝司令竭誠表示擁護中央，擁護最高領袖，並經請示辦法，蒙加慰勉。當即由祝司令電呈中央報告經過，一面督同所屬維持治安。洛陽安謐如恆，地方寧靜，深恐遠道傳聞，不明真相，謹電奉聞，惟希鑒察。駐洛砲兵第八旅旅長黃永安，砲兵第一七團團長葉筱泉同誌(十九)印。」

中宣部散發宣傳品

傳品收效頗鉅

中央社洛陽廿日電：自西安事變發生，十三日起飛機赴前方偵察轟炸，叛軍異常恐慌。尤以飛機散發傳單小冊及新聞紙等，收效最鉅。中央宣傳部文字方面之宣傳，除自行撰印之傳單小冊外，凡我各地機關長官以及各社會學術新聞等團體之文電，皆廣事搜集，重印為各色傳單，並彙編成冊，每日復訂購京滬漢杭各埠重要報紙，均用飛機運送西安及陝甘各縣一帶散發，以促附逆者之覺悟，與一般民衆之認識，收效之宏，據飛機駕駛師云，誠不亞於飛機所拋置之炸彈也。

中央決議

優卹陝變
死難烈士

中央政治委員會於二十三晨中常會完竣後，即舉行第三十一次會議。出席委員林森，張繼，馮玉祥，丁惟汾，葉楚傖，陳果夫，鈕永建，王寵惠，吳敬恆，李文範，許崇智，居正

戴傳賢，程潛，陳立夫，馬超俊，朱家驊，朱培德，何應欽，孔祥熙，孫科，梁寒操，覃振，王伯羣。列席外交部長張羣，海軍部長陳紹寬，教育部長王世杰，鐵道部長張嘉璈，實業部長吳鼎昌，及次長徐堪，陶履恭等。由林委員森代理主席。宣布開會後，全場起立，為西安事變死難烈士默哀三分鐘。嗣討逆總司令何應欽報告討逆軍事進展情形，即由主席宣讀上次會議處置叛逆決議案，鄭重提出，責成討逆總司令切實遵照，督率部隊奮程急進，迅平叛逆。全場一致起立，堅決表示擁護。決議：貫徹到底。並經決議關於西安張學良等叛變時死難諸烈士，交由國民政府明令撫卹，並追贈官階。(一)邵委員元冲曾任攷選委員會委員，立法院副院長，代理立法院院長，應以院長死國禮議葬，並優予撫卹。(二)所有死難文武官員，應查明姓名官職，一律照原官加三級議卹，並追贈官階。(三)在事變時為抵禦叛兵保衛長官死難之士兵，應着軍政部查明，一律照原等加三級，優予撫卹。又關於討逆總司令部組織大綱，已由何總司令擬定，亦經會議決議，准予備案。併追認國民政府特派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討逆軍西路集團軍總司令。

國府公布

討逆總部

組織大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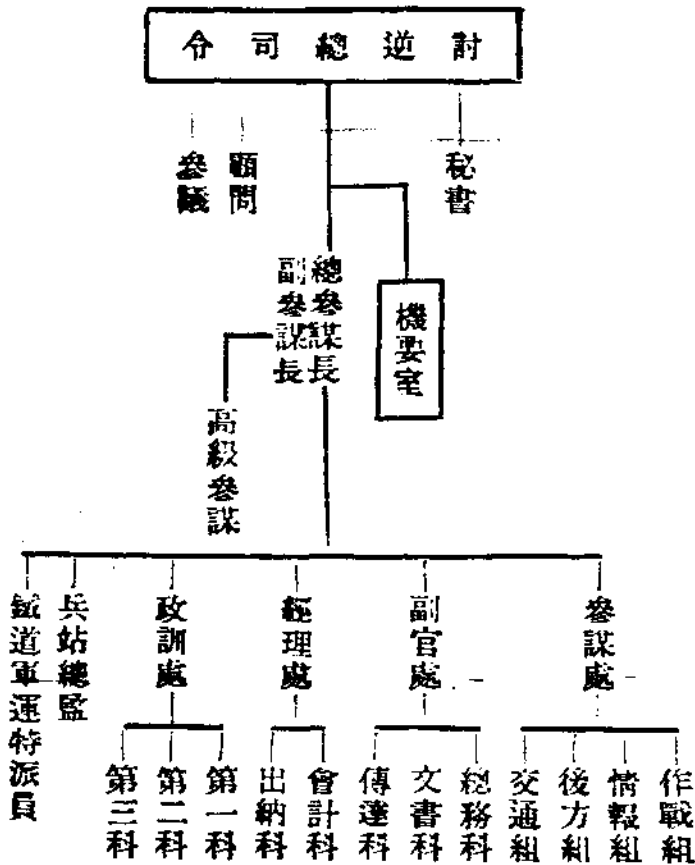
國府自日前明令發表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後，二十四日以明令公布討逆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茲分誌國府原令及大綱原文如後：

(一) 茲制定討逆總司令部組織大綱，公布之。此令。

(二) 討逆總司令部組織大綱：第一條，國民政府為討伐西安叛亂，特任討逆總司令，指揮國軍，統轄討逆軍事。第二條，討逆總司令直隸於國民政府，其關於軍務，政務，黨務等連繫事

項，由各主管機關協助辦理。第三條，討逆總司令部實行權責，設置討逆總司令部。第四條，討逆總司令部設總參謀長一員，副參謀長一員，秘書七員，及左列各處：參謀處，副官處，經理處，政訓處，兵站總監部，鐵道軍運特派員。討逆總司令部之組織系統如附表。第五條，討逆總司令部於必要時，得設顧問參謀及高級參謀各若干員。第六條，討逆總司令部之編制另定之。第七條，討逆總司令部於討逆軍事完畢時撤銷之。第八條，本大綱由國民政府公布之日施行。

▽討逆總司令部系統表



備致：機要室由秘書及參謀各數人合組之

司法部嚴
令所屬檢
察官檢舉
漢變罪犯

西安事變發生後，司法行政部以張逆學良等背叛黨國，縱兵容匪，並在該地殺人放火，實為國法所不容，當經嚴令最高法院檢察署，督飭所屬，嚴密偵察檢舉，務將不法之徒，盡法懲治。茲探錄最高法院檢察署呈復司法部原文如次：

案奉鈞部訓字第六八五九號訓令開：案查西安事變，業奉國民政府明令查辦，並派大員率軍討逆在案。該逆等背叛黨國，軍民固同深憤慨，而縱容兵匪，在該地殺人放火，尤為國法所不容。據報西安一帶人民，被其殺害者已不在少數，亟應整肅法紀，藉維國本，而靖地方。為此令仰該檢察長督飭所屬，嚴密偵查，務將奸宄不法之徒，盡法懲治，以盡保邦定亂之職責，是為至要。仍將偵辦情形，隨時具報，此令。等因，奉此。查此次事變，既經涉及普通刑事罪名，自應以檢察職權，自動偵究。茲奉前因，遵經通令山西、四川、河南、綏遠、甘肅、寧夏，各鄰近省分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遵照嚴切認真辦理。並飭將辦理情形，隨時具報，除仍隨時督飭嚴辦，並具報外，理合具文呈請鑒核云云。

各國政府
紛致慰問

德國防部長
致電蔣夫人

德國國防部長柏龍白上將軍，致電蔣夫人慰問，原電云：蔣夫人鈞鑒：委座危境，柏日夜遙念，無任慨惜。因久望此次事變確能迅速解決，故未早日奉電夫人慰問也。柏謹以至誠敬祝委座充分健全，早日出險，從此益增力量，以領導廣大之貴國，是所至禱。柏龍白叩。

川越大使謁張外長慰問

中央社東京二十一日電：日本仍密切注視國民政府與張學良間是否有妥協之餘地。川越大使督京之任務，似在重申有田外相上星期六對許大使所達之意見。宋子文在歸納返京後而有西安之行，雖足表示營救蔣委員長之努力，仍在進行中，但據此間觀察，此種努力之結果如何，殊堪疑問，因根本上有不能接受之點存在，故妥洽可能之途，為之阻塞。外務省發言人語外國新聞記者，川越大使之督京，不足為異，蓋中日談判固從未停頓也云。又本京息：日本駐華大使川越，于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半，偕同清水通譯官至外部謁張部長，代表日政府對蔣院長此次被圍面致慰問，並謂日政府對於此事極為關心，最後詢問西安事變情形，至六時辭去。

德經濟部長電孔氏慰問

本京息：德國經濟部部長沙赫特博士，關心蔣委員長蒙難，曾致孔代院長一電，懇切慰問，文曰：孔代院長鈞鑒：貴國最近西安事變，向為沙所極敬仰之蔣委員長蒙難，沙焦憂良深，惟望一切妥善解決，委座事業獲竟全功，闕切鄙誠，尚祈清管，并轉達委座為感！希勒瑪爾沙赫特叩。孔代院長已復電致謝。

英德意日大使分別謁孔

英國大使許蘭森，德國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維亞谷諾，暨日本大使川越，於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至五時，分別至行政院謁孔代院長，作普通拜會，并探詢蔣院長近况。孔代院長當於午後在院分別接見。據記者探悉，接談內容，各國大使除代表其本國政府對於陝變向我表示同情，並於蔣院長安全表示關切與系念，及預祝其早日回京外，兼探詢最近情况，及我政府處置陝變方針，與其本國僑民之安全云。

蘇聯代辦向我政府說明

十九日上午十一時，蘇聯大使館代辦司皮禮瓦尼克至外部謁見張部長，對西安事變有所說明。司代辦稱：「蘇聯政府自接到西安事變消息後，立即有極明確之態度，判定張學良之行動，徒足以破壞中國統一，減少中國力量。蘇聯政府茲派本代辦向中國政府鄭重說明：蘇聯政府不但與西安事變始終無任何聯絡，且自「滿州」事變以來，蘇聯政府無論直接或間接，皆未與張學良發生任何關係，蘇聯政府與中國共匪亦無任何聯絡，因此對於中國共匪之行動，不負任何責任。」司代辦末稱：「蘇聯政府對於現在中國國內一部份人及新聞紙所散佈之流言，似認蘇聯政府與西安事變有任何聯絡者，非常驚異憤慨，希望中國政府設法制止」云。

意外長齊亞諾箴勸張逆

中央社羅馬二十一日海通電：意外長齊亞諾頃電張學良云：閣下為吾華友，倘參加共產，即為吾敵。須知中華民國苟無蔣介石將軍，則難於自存！按：齊氏曾任駐華公使多年，與張學良友善。一九三三年張氏遊歷歐洲，旅居羅馬有日，墨索里尼亦常延見，故得與齊亞諾伯爵共敘舊雨云。

汪主席之談話

中央社二十二日熱奴亞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兆銘，今日由此起程歸國。臨行發表談話云：數年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艱難撐撐，謀以一致之團結，備最後之犧牲，日積月累，始獲得微之進步。最近綏遠之守土禦寇，即為進步之一徵。正當戮力同心，以謀貫徹，乃西安事變突然而起，墮國家之綱紀，紊軍隊之紀律。此

要人談話一束

日熱奴亞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兆銘，今日由此起程歸國。臨行發表談話云：數年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艱難撐撐，謀以一致之團結，備最後之犧牲，日積月累，始獲得微之進步。最近綏遠之守土禦寇，即為進步之一徵。正當戮力同心，以謀貫徹，乃西安事變突然而起，墮國家之綱紀，紊軍隊之紀律。此

逐漸獲得之進步，將橫被摧殘，而內憂外患，將益陷於紛紜。此而言禦侮，真所謂南轅而北轍者。故對於此次事變一切決議，已顯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標。中國之奮鬥，有賴於蔣介石先生之領導，吾人當力謀其安全與自由之恢復。余因傷病，數月以來，在歐療治，本已決最近期內回國。自聞西安事變，尤切痛心，中央復有電催，故即日首途。回國以後，當與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

●孫院長之談話——中央社上海二十日電：孫科，王寵惠，傅秉常，吳經熊二十日晨到滬。十時許孫在哥倫比亞路私邸接見新聞界，首談：蔣院長尚未出險，張學良如以此正為緩兵之計，徒見心勞日拙而已，蓋因討逆部隊仍依照預定之計劃前進也。蔣院長於三數日內或可出險，否則即以軍事力量解決，不出二三期，叛軍亦可全部解決。至於蔣院長之安全，決無問題。張之劫持，意在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決不敢損蔣院長之膚髮。次謂中央目前對於叛逆，絕對不談任何政治問題。宋子文飛陝，純以私人資格。本人確曾接到張電歡迎赴陝，中樞其他各要人，均曾接到同樣電報。此種夢想，僅是暴露張之幼稚與愚魯而已。又謂張此次叛變，傳以蘇聯為背景，實非確詞。與中國共匪有何聯絡，尚無所聞。總之，張楊叛變，係足以表現渠等之匪性而已。孫最後謂綏遠前方，目前並無大戰，匪偽部隊紛紛反正。至於剿匪軍事，並不受西安事變之影響，仍照原定計劃進行，本人定二十一日晚乘夜車返京。

●閻副委員長談——太原二十一日電：大公報特派記者二十一日晨謁綏署秘書長賈景德談話，并以書面叩詢副委員長，對時局意見。閻以筆答如下：（一）問：副委員長將採何方

法營救蔣委員長出險？答：願避開個別的異點，並縮小異點以至無，擴大同點以至於盡的方法，共出至誠，以達到同願請委員長回京之目的。（二）問：黃紹竑來并，商營救蔣委員長出險，及遏止匪變擴大辦法，副委員長意見如何？答：黃主席來并，如何營救蔣委員長，甚願聽取中央之意見。（三）問：最近所接共匪移竄報告如何？答：甘寧邊境共匪，確有一部南下，大部西調，陝北所留殘匪，並未移動，不願圖向河東滋擾。（四）問：高師長（桂滋）來并，商陝北治安維持辦法，決定如何？答：高師長來，對陝北治安已商定辦法，一面清剿殘匪，一面嚴防東竄。西安事變後，該部餉源斷絕，請中央維持，已決定由四省剿匪總部撥發。（五）問：黃河封凍防務重要。防止共匪東竄布置如何？答：晉西河防，兩岸駐有剿匪部隊，積極清剿，東岸並駐重兵，防守絕無問題。（六）問：綏遠前方近況如何？剿匪軍是否繼續前進？答：綏邊偽匪，仍不時騷擾，均經擊退，剿匪方針絕不變更。中央如無特別命令進剿，仍守原線，以最大犧牲之決心，守土抗戰云云。

●朱主席之談話——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氏為出席中政會，二十三日晨抵京，下午記者往訪。據談：浙省治安絕無足慮，現有軍警可資應付，惟財政困難，然亦非無辦法。能依適當步驟調處，一切建設工作，仍可充分進行云云。又承其發表時局談話如下：現在浙省人民官吏軍警所最關心的，是蔣委員長的安全與西安叛變的處置問題。當叛變消息最初傳到杭州的時候，民衆不免驚疑，到了政府採取極嚴厲的方針，人心纔定。大家以為制裁張賊的辦法，只有用神速的兵力戡定他。張賊從沒有料到中央在委座蒙塵的期間，會仍舊這樣安定，所以他搗亂中樞的計劃

是失敗了。到了中央立刻將他撤職，交軍委會處置，加上各方聲討，繼以討伐令下，飛機轟炸開始，張賊立刻現出各種恐慌的狀態來。如放出蔣銘三先生飛京，就是恐慌的表現。此時恪遵中央決議，繼續施以大壓力，特別是用飛機大規模轟炸其前方陣地及其正在集中的部隊，實為最有效的擾亂方法，如此一定能夠搖其軍心，使他的部下深明大義者，有反正的機會。倘使稍有逡巡，便給張賊以打通共黨陣綫的便利，那末枝節就多了，大局更不堪設想了。所以全浙人民對於中央偉大的決議，是十二分擁護，同時對於軍事大壓迫的好消息，盼望得很切。

我在報上看見委座十六日給何部長的手諭，實在無量地佩服，在這樣環境當中，仍舊保持平時光明磊落的態度，於體念人民疾苦之中，仍舊予張賊以自新的機會，并且絲毫不苟且，真是中國史中希有的英傑。細看信中的語氣，明明表示此間各負責人同情中央迅速用兵的處置，并主張迅速解決。手諭裏說：星期六以前之不轟炸，不啻說過此以後之必須轟炸。末言「戒嚴」，也是這個意思。全國上下應該體念委座的用意，求其實現，積極進行軍事包圍，方不負委座光明磊落「毋苟免」一不可奪的態度。同時張賊要是稍有天良，稍微知道利害關頭，在此光明磊落的領袖反映之下，也應該得反省，一面打量自己兵力的強弱曲直，也應該要降服，以免徒然的犧牲。有的誤會以為操之過切，不無危險，殊不知有此堅決迅速的伐罪討逆的辦法，委座方能萬分安全出險，纔是正當的處置。我們試分析張賊的心理：最初是想「挾天子以令諸侯」，後來曉得沒有用，徒然遭了各方的痛罵，再加國軍四集，性命不保，末了便想靠委座做救命符，他決不敢謀害委座的。至於張賊之勾結共匪，分明是搗亂。其實執符子弟平

日以嫖賭過日子的人，根本同流寇式的共產黨過漂泊生活的不能相容。講到鞏固中央，安靜地方，也靠中央用兵之神速。

我在杭州每天聽到中央軍事行動迅速的消息，到京後又知道中央政策及其行使之迅速與堅決，所以很安慰，深信張賊必能於再受攻擊與轟炸之後，會禮送委座回京的。

孔代院長

再通電各省市訓示

行政院孔代院長二十三日向各省市發出通電云：

(銜略)陝變發生，舉國上下一致表示擁護領袖，足徵人心之團結。中央現正積極處理，期早解決，所有一切行政事務，照常進行，不因一時事變而稍有停頓。惟安定人心，維持治安，保護外僑，防範奸宄各事，關係大局至為重要，迭經先後以元鹽等電通行在案，現在陝事尚未收平，而全國人民呼籲聲討之情，至為殷切，又時屆年關，冬防吃緊，保護防範稍有疏虞，易滋事端，茲尚有應特加注意數事，再為分舉於下：(一)中央地方原屬一體，所有內外政情，自應息息相通，以資聯絡，而免隔閡。况值此時局嚴重，尤宜隨時互通消息。嗣後各地方政情關係較大者，應由各長官詳報備查，本院亦當每日彙集政聞，擇尤電達各地方長官，隨時披露，俾人民得聞正確情報，不致妄加揣測，輕信謠言。至各地報紙登載新聞及刊發號外，如有事實不符，亦應隨時糾正，以免搖惑。(二)青年學生素具愛國熱忱，此次巨變驟發，羣情尤為憤激，觀其擁護領袖救忠國家，純係出於至誠，與政府靖難扶危之精神，完全一致。嘉慰之餘，仍望以求學為救國之本旨，努力向學，儲為國用。慎勿為一時義憤所迫，發為偏激行為，致荒學業，應由各地地方官隨時訓諭，以副國家育才之本意。(三)各地工廠及交通機關，為

工人萃集之所，愛國之忱，原不後人，誠恐有外間不良份子，利用工人義烈，乘機煽惑，激起軌外行動，不獨善良工人致多失業，而於地方安寧關係尤重，自應先事預防，以免意外。(四)各地商民每有利用時會，操縱居奇。惟此次陝變發生，上海市場，竟穩定如常，足規我國商民均能顧全大局。惟糧食及其他日用物品，關於平民生計者至大，設有高抬市價情事，應即隨時取締，以維市面，而安民生。(五)近年來農村衰落，農民生活至為艱困，今歲東南固屬豐收，而北方各省，報災請賑者亦尚不鮮，雖經中央撥款振濟，值此冬令寒苦，救恤撫綏，仍賴各地方多方設法，認真辦理。又現當農閑，春耕未屆，自應分別督令農民從事於保甲編練及農田水利工作，既可固人民之自衛，亦可期農產之增加。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時，尤應本一致之精神，為共同之努力。此次遇變，全國人民均能與政府同心協力，沉着應付，此種整個國民愛國之精誠，足為民族復興之表現。各地方長官切實中樞，保衛地方，往績昭然，良用佩慰。此後維持鎮撫，賴賴盡善，尚望發奮勤勩，共圖匡濟，至所企幸，特電奉達，即希督照！孔祥熙稟(二十三日)印。

宋子文氏
偕蔣夫人
同機飛陝

宋子文氏以私人關係，偕隨員陳康齊，陳鳳展於十九日自京乘飛機赴西安，探視蔣委員長，惟因過洛時遇雪降落，改於二十日晨八時由洛乘機西飛，十時到達西安城外，張學良等均前往迎接，并陪同宋氏乘汽車入城晉謁蔣委員長致候。宋氏在陝事畢，二十一日午十二時半由西安偕隨員乘機啓程東返，於下午四時半抵京。前往明故宮機場歡迎者有何應欽，陳布雷，劉瑞恆，秦汾，鄒琳，馬超俊等二十餘人。宋氏下機後，與各歡迎

人員握手致謝，旋即乘汽車赴孔邸晤孔代院長暨蔣夫人，有所談。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半宋氏偕蔣夫人。由京乘蓉克機啓程西飛，并有隨員乘福特機隨往。前往機場歡送者：有何應欽，陳布雷，秦汾，周至柔，鈕永建，張之江，孔夫人，石邦藩，及銀行界三十餘人。當日下午二時一刻抵洛，俞飛鵬，祝紹周，毛邦初等均到機場迎接。蔣夫人等下機後，赴西車站進午餐，旋於三時續飛赴陝，探視蔣委員長，五時半已到達西安。

各省長官關
懷委座安全

余漢謀派李煦
實督京謁當局

粵綏靖主任余漢謀，自西安事變發生，極為憤慨，對警政

部政訓處長李煦親自粵乘廣東號飛京，代表接洽。因天氣欠佳，該機在吉安降落，留宿一宵，復於二十一日晨十時半自吉安繼續起飛，當於下午一時十五分到京。中委梁寒操，蕭同茲，陳慶雲等均到機場歡迎。李氏下機向歡迎人員致謝後，即赴旅邸休息。翌日即分謁孔代院長何部長，陳述余主任關懷蔣委員長康難之至意，并報告粵省治安情形。二十三日晨又謁孫院長，并訪宋委員長子文，探詢蔣委員長近况。

中央社廣州廿一日電：粵綏署，省府，四路總部廿一日聯合在省府禮堂舉行紀念週，到各機關文武長官五百餘人，由余漢謀主席，並報告對時局應有的認識：略謂張逆學良突然將軍政重心的蔣委員長強留西安，實行叛變，破壞國家統一，違反人民公意，必為國人所共棄，現中央已下令討伐，各省將領一致請纓，全國人民亦紛紛起聲討，深信短期內必可救平。我們在這嚴重時期，

必須擁護國府，服從中央法令，在整個國策與中央領導之下，集中全國力量，本自力更生精神，作堅苦持久奮鬥，以完成民族復興大業，鞏固革命策源地等語。

李白派劉爲章

由湘轉京請示

長沙二十二日電：李白昨派代表劉爲章由桂啓程來湘，二十三日可到，與何鍵會晤後，即由長沙乘機飛京。又長沙二十三日電：劉爲章二十三日抵長沙，晚八時謁何鍵，商洽要公，定二十五日赴京。劉湘代表陳炳光昨來長晤何，二十三日赴粵謁余漢謀，再往桂林一行。

滇主席龍雲代

表黃實已抵京

中央社昆明二十日電：龍雲接何總司令銑（十六日）電略謂：受命於危難之間，靖難救國，仔肩重，一切事務，諸凡請益，望抽暇命駕蒞京一行，俾得共商至計，如事繁不能分身，請派代表前來。龍雲巧（十八日）電覆何總司令：略謂：因事變初起，爲安定人心計，暫不赴京，已託黃實君乘飛機飛京，並再派高蔭槐君尅日趨謁左右，承教一切，黃高到後，如仍須弟續來，自當束裝啓行。又訊：滇主席龍雲代表黃實，已自滇抵京，并已晉謁中樞各當局報告。

劉湘亦派代表

晉京接洽要公

中央社成都二十日電：劉湘二十日召各區行政專員各保安團長訓話，最令一致拱衛中樞，並令對陝變嚴守鎮靜，力維各縣地方治安。又成都二十一日電：省府秘書長鄧漢祥二十一日晨在擴大紀念週報告時局，對張逆深致痛恨。謂：既失三省，國人莫不痛恨，近又劫持統帥，妄作主張，於私爲忘恩負義，於公爲犯上作亂，增加對外困難，減削剿匪力量。中央爲維持威

信，整飭紀綱，下令討伐，爲極端正當的處置。未說明劉主席擁護中央，矢志不渝之態度，所有安靖地方以及穩定金融等事，已有縝密辦法，絕不使稍有紊亂的情形發生云。又二十二日重慶電：劉湘派參謀長傅常由成都抵重慶，定二十二日飛京，報告川情，並接洽要公。

何成濬徐源泉

自漢聯袂飛京

軍事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川鄂湘邊區綏靖主任徐源泉，二十四日下午四時自漢同乘中航機抵京。中委陳立夫，曾養甫，張厲生，徐恩曾，聞亦有，蕭同茲，參謀次長熊斌，及立法委員楊公遠等百餘人，均到機場歡迎。何徐兩氏下機向歡迎人員致謝後，同赴旅邸，略作休息，即往謁何總司令，對武漢治安情形，曾作詳盡報告，對營救蔣委員長出險辦法，亦有所條陳。聞何徐兩氏在京小作勾留，即遣返防次，并將就便促請鄂省府主席黃紹竑早日赴鄂履新。

韓復榘代表聞

承烈抵平謁宋

北平二十二日中央社電：聞承烈二十二日下午十一時半由津來平，據談余此來代表韓主席訪晤宋委員長，共商營救蔣委員長辦法。韓主席自陝變發生後，寢食驟減，終日焦慮異常。蓋因中國始告統一，全國上下均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努力救亡。今不幸有此事件發生，凡爲國人無不痛憤也。余認爲營救蔣委員長辦法，除一面設法從速營救外，一面要集中力量，維持大局，余俟謁宋委員長後，即返濟覆命。又北平二十三日電：韓代表聞承烈二十二日晚訪秦德純，對陝變及營救蔣委員長辦法，談甚詳。聞原定二十三日晨晤宋哲元，因宋赴南苑處理軍部公務，故定下午晤宋，詳談一切。又中央社北平廿四日電：韓復榘

代表開承烈來平謁宋哲元事畢，於廿四日晚六時返濟覆命。聞談：宋韓對陝變及蔣委員長安全，極為焦灼，關於營救委座具體辦法，仍繼續與各方詳商中。

陝變脫險 者談張逆 作亂經過

徐州二十二日中央社電：頃由陝脫險路員到徐談稱：十二日晨事變，叛兵包圍車站，及委座行轅，當由錢大鈞蔣孝先等指揮衛士二百餘名，護衛委座出走；與叛兵且戰且退，仍均奮不顧身。錢受傷，蔣孝先陣亡，衛士死傷逾半。委座由衛士護至一小山之石洞中。旋被張逆所部之騎兵旅長茅鳳翔，率部馳至，衛士仍欲抵抗，委座揮止，謂茅欲殺便殺，茅稱不敢，奉命迎護。當以汽車迎蔣委員長入城。事變時，臨潼渭南車站均焚燬，西安站長陳小溪，渭南站長薛某及員工殉難者十數名。叛兵及莠民四出搶掠，路員家庭均被洗劫數次。城內食糧已缺，商民出入被禁，人心惶惶。孫蔚如被脅持，任西安警備，秩序仍甚混亂。又訊：據西安脫險憲兵連長張守銘，及華清池脫險憲兵伍士雄，談張逆作亂，委座蒙難情形甚詳，願錄如下：

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委座駕臨西安，指揮剿匪軍事，輕車簡從，駐節臨潼華清池。僅由憲兵第一團團長楊鎮亞，率憲兵一連隨扈。臨潼前後左右，均由張逆部百零五師警衛，約駐兵一團。未幾，因綏遠戰事發動，委座蒞洛，召集晉綏各將領會議。張逆學良，亦曾參加，妄肆主張，頗極荒謬，並對閻主任錫山說：委座有救國決心，方法有所矛盾。自後西安容共空氣，日漸緊張，張逆電請委座前往鎮壓，因事未往，張逆又親飛洛，故飾恭謹，向委座面稟，謂部下不穩，勢難支持，再三請求返陝訓話。遂於十二月四日委座又復蒞陝，仍駐節華清池，隨扈憲兵團長楊鎮亞，

聞西安空氣欠佳，曾密報侍從室，請委座離陝。爾時委座以為平日待張逆如此之厚，決不致發生意外，縱有不穩空氣，或係少數下級幹部所為。正擬於十二日上午回洛，已命專車停候出發，不料該逆賊陰險狠毒，忘恩負義，不顧國家民族存亡，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劫持統帥。本月十二日午前六時，西安臨潼，同時發難。在臨潼華清池僅駐憲兵一連，由百零五師令原駐臨潼警衛官兵約一團並另派兵力一營，向臨潼前面衝鋒，成一大包圍形勢，用輕機槍手榴彈襲擊。憲兵當極力抵抗，約二小時，當場傷亡官兵甚多，以衆寡不敵，彈盡力竭，叛兵始衝進華清池，衛士亦死傷數名。委座見叛兵衝進，即出而詢問，叛兵說：張逆請委座回西安，旋即蜂擁委座上汽車，向西安開去。其餘被捕少數憲兵羈押臨潼縣政府。所有西安中央軍政部特務團，軍委會別動隊，憲兵團，及省會公安局，均被楊虎城部同時分途發動繳械。當襲擊省府時，守衛憲兵抵抗頗力，卒因衆寡懸殊，死傷甚多，即被繳械。主席邵力子被捕，邵夫人左臂被叛兵擊中一槍。此次殉難要員甚多，一時無從查悉。惟已悉姓名者有憲兵團長楊鎮亞，公安局長馬志超，侍從參謀蔣孝先，中委邵元冲等。現張楊二逆，正與共匪勾結，聞在甘肅方面，由共匪負責。在陝西方面由東北軍及西北軍負責。張楊二逆所部，日來均向西安集中，共匪亦逐漸向南移動云。

聞西安空氣欠佳，曾密報侍從室，請委座離陝。爾時委座以為平日待張逆如此之厚，決不致發生意外，縱有不穩空氣，或係少數下級幹部所為。正擬於十二日上午回洛，已命專車停候出發，不料該逆賊陰險狠毒，忘恩負義，不顧國家民族存亡，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劫持統帥。本月十二日午前六時，西安臨潼，同時發難。在臨潼華清池僅駐憲兵一連，由百零五師令原駐臨潼警衛官兵約一團並另派兵力一營，向臨潼前面衝鋒，成一大包圍形勢，用輕機槍手榴彈襲擊。憲兵當極力抵抗，約二小時，當場傷亡官兵甚多，以衆寡不敵，彈盡力竭，叛兵始衝進華清池，衛士亦死傷數名。委座見叛兵衝進，即出而詢問，叛兵說：張逆請委座回西安，旋即蜂擁委座上汽車，向西安開去。其餘被捕少數憲兵羈押臨潼縣政府。所有西安中央軍政部特務團，軍委會別動隊，憲兵團，及省會公安局，均被楊虎城部同時分途發動繳械。當襲擊省府時，守衛憲兵抵抗頗力，卒因衆寡懸殊，死傷甚多，即被繳械。主席邵力子被捕，邵夫人左臂被叛兵擊中一槍。此次殉難要員甚多，一時無從查悉。惟已悉姓名者有憲兵團長楊鎮亞，公安局長馬志超，侍從參謀蔣孝先，中委邵元冲等。現張楊二逆，正與共匪勾結，聞在甘肅方面，由共匪負責。在陝西方面由東北軍及西北軍負責。張楊二逆所部，日來均向西安集中，共匪亦逐漸向南移動云。

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前立法院代理院長邵元冲先生，此次奉蔣委員長電召赴陝，商討國事，原定數日事畢南返，嗣為蔣委員長面留，致未成行。乃張學良突於十二日叛變，邵氏與在陝中央各將領各要人同被扣留，於

十三日竟殉於難。中央各委員聞訊，至為驚悼，並即推常委陳立夫前往邵宅向邵夫人張默君女士致唁，並由中執監會函慰，茲將各情分誌於後：（邵氏事略見本報專載）

赴陝經過

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代表李鴻文，談稱：關於邵元冲先生入陝內情，報載未詳，邵氏入陝原因，余完全明悉，蓋在邵氏赴陝前兩日，余曾在其寓中，與陳紫楓君共同商討招撫綏遠若干在匪偽脅迫下之非正式軍隊，此種軍隊早具歸順決心，徒以無人為之說項，故不得已為其他匪偽搖旗吶喊，邵先生與余等既明瞭若輩意向，其中復有多人可以設法，故決由邵先生親自去陝一行，俾與 蔣委員長鄭重商討之，以收事半功半之效，邵先生入陝後，曾為此事先後與 蔣委員長晤談數次， 蔣委員長極為贊同，並已按照邵先生之計劃，次第實行，詳細經過及被招撫之部隊名稱，事關機密，恕不奉告。本月十日邵先生以任務完了，即擬南返，因邵先生飛陝前，甫從西南公舉回京，京中尚有其他要事待理也，惟因蔣委員長一再挽留，致不成行，不意十二日陝變突起，邵先生猝遇叛亂，遂以身殉。惟邵先生生前計劃招撫之各部隊，余已得前方消息，皆已次第歸順，目前綏局轉好，與此大有關係，然邵先生先竟已功成身死，不勝痛哉。

殉難經過

中委邵元冲先生在陝殉難後，全國震悼，邵氏死難真相，以西安事變尚未解決，無從知悉，外傳種種，皆語焉不詳，惟邵氏入陝原因，則已見諸閻主任代表李鴻文之談話中，至被害原因，實為國人所急欲知者，日前浙省主席朱家驊氏赴邵宅弔唁，記者以朱氏前次在陝，原約邵氏同機東返，嗣以蔣委員長面留，邵氏遂未同行。事變起後，乃叩

以事前與張揚有無衝突？朱氏謂九日邵先生與張學良等同赴華清池蔣委員長宴會，宴後，張堅邀余與邵先生同車返城，歸途中，張絮絮談其荒謬之主張，厥意頗肆，余等聞張言後，即據理力斥，而邵先生尤聲色俱厲，張聞言後，即悻悻然更肆其如簧之舌，強辯不已，邵見張無理可喻，乃以嚴肅之態度相向，不與多語，時余在側，見張似啣之甚深，事變起後，邵先生竟獨被戕害，以余度之，或種因於此，亦未可知，蓋張逆本屬執袴之流，絕無涵養，以圖逞一時為快，此種性格，證諸彼之往事，皆可信也。

中央弔唁

中央據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呈報邵氏逝世消息後，至為驚悼，當即一面推常委陳立夫及羅家倫十九日晚前往邵宅，代表中執會向邵夫人張默君女士唁慰，中央秘書長葉楚傖亦親往弔，並由中執會正式具函邵氏家屬，表示中央哀弔之意，另送花圈輓聯，派員送往邵宅靈前致祭，一面並電陝西省府及留住西安之蔣委員作實，探詢邵氏殉難究竟。其原電云：

「邵委員翼如聞已去世，其經過及棺殮情形如何？現停柩何所？均盼立即電復。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誌」又中央執監會特送邵委員「取義成仁」匾額一面，并具函唁慰。原函如下：

默君同志禮鑒：據報，驚悉翼如先生在西安遇難，莫名痛悼，逆賊倡亂，喪我賢良，尤堪切齒，同人等悲憤之懷既深，慰藉之詞莫措，茲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陳立夫同志前往弔唁，尙期為國葆愛，勉節哀思，以當大事，是所至企，銜悲函唁，順候禮次。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

邵宅治喪

十九日晨邵氏凶耗傳出後，除中央黨史委員會迅即呈報中央請示治喪事宜外，該會全體職員均往邵宅唁慰，張溥泉，李烈鈞，馬超俊，方治，吳忠信，蕭錚，王漱芳，程滄波，蕭同茲，陳大齊，羅家倫，立委何遜張維翰等亦前往面慰邵夫人，現邵宅佈置祭室，並已推定人員辦理治喪事務，並於昨晚七時舉行家奠，邵夫人默君先生哀痛欲絕，昏厥數次，經親友急救，未蒙他故。

設法護柩

關於邵氏棺殮及停柩所在，除中央電詢陝西外，于宜慰，自潼關來電，允即設法前進，派員護柩，振務委員會朱慶瀾氏亦致電西安華洋義賑會會長康寄遙，囑其妥為照料云。

初往弔唁

邵元冲先生在陝殉難消息傳佈後，在京中各要人痛悼異常，十九日邵宅設靈後，除中央派大員代表慰唁外，二十日自晨至晚，前往弔唁者絡繹不絕，各地慰唁文電，亦紛至沓來，計到有中委林森，居正，戴傳賢，陳果夫，葉楚傖，孔祥熙，丁惟汾，張羣，陳璧君，陳樹人，曾養甫，陳布雷，鄭家彥，焦易堂，傅汝霖，張厲生，段錫朋，褚民誼，王用賓，蔣伯誠，張發奎，張道藩，方治，洪蘭友，聞亦有，趙棟華，蕭吉璠，王子壯等，暨國府各院部會長官，鈕永建，朱慶瀾，翁文灝，魏懷，馬洪煥，許崇灝，許靜芝，姚雨平，王斧，陳長蘅，衛挺生，彭養光，史尚寬，周仲良，呂苾蓀，陳有豐，陳茹玄，羅敦偉等，女界名流李德全，吳怡芳，趙樊華等，新聞界程滄波，王公弼等，學術界趙元任，唐啓宇，壽毅成等，金融界周佩箴，祝世康等，及考試院中宣部銓敘部職員三百餘人，當弔祭時，有為之淚下失聲者，至為悲壯肅穆。二十一日前

往邵宅弔唁者，仍極踴躍，中委到者有張繼，吳敬恆，馮玉祥，李烈鈞，王正廷，經亨頤，王伯羣，李宗黃，丁超五，周啓剛，張治中，麥煥章，麥斯武德，甘乃光，梅公任，周伯敏，陳訪先，王漱芳，田崑山，溥桐，賀耀組，劉建緒，陸幼剛，胡文燦，雷震，邵華，汪兆銘代表褚誼，黃慕松代表黃鎮球，何健代表易青竹，閻錫山代表李鴻文，及黨政軍各界吳鼎昌，彭學沛，蕭振瀛，陳其采，戴修駿，李夢庚，王憲章，康澤，葉湖中，吳大鈞，沈礪，張軼鷗，顧樹森，浙省黨部代表羅霞天，暨學術界柳翼謀，孫本文，高魯，錢瑞升，馬質夫及考選委員會，中央宣傳部黨史委員會等全體職員，並邵氏其他親友等數百人，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亦于午後親往弔唁。廿二日為邵委員宅設奠後之第四日，邵氏親友前往弔唁者有許崇智，孫科，王寵惠，唐生智，張之江，劉紀文，方覺慧，克輿額，張嘉璈，馬衡，王固磐，張開璉，劉嶽厚，劉震寰，盧仲琳，朱文中，吳煥章，陸禮華，張西曼等，及膠濟路黨部，新運總會，婦女指委會，中央民訓部等各機關代表，及邵氏其他親友二百餘人。

各方唁電

邵宅治喪處收到各地唁電甚多，如浙江省委員會井塘，趙棟華，周佛海，沈百先，王柏齡，葉秀峯，羅良鑑，鄭亦同，秘書長羅時實等，上海市長吳鐵城，青島市長沈鴻烈，中委孫鏡亞，安徽省政府委員楊綿仲，廣東省政委員羅翼華，貴州省府委員曹經沅，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及廣州婦女界朱執信夫人，古應芬夫人，鄧海濱夫人，劉紀文夫人，暨伍智海，葉恭綽，許崇智，江小鶴，方覺慧，黃伯樵，桂崇基，邵爽秋，浙江朱家驊，北平蔣夢麟，胡適，陳衡哲，福州陳儀，福州民報

廈門市黨部，廣州余漢謀，香港黃季陸，武昌賈士毅，程其保、彭國鈞、杭州竺可禎、門封劉峙、張靜愚、鎮江胡定安、及察哈爾省政府等百餘通。國內外慰唁函計有蔡元培、程潛、何啟、潘、許世英、秦德純、陳融、陳石道、陳肇基、潘公展、王曉籟、梁鴻志、潘宜之、湯國黎、暨四川、江蘇、湖南等省黨部，海軍特別黨部，暨浙江省政府等百餘通。其中以程潛之唁函為最真摯，原函云：「默君夫人禮次：西安之變，翼如先生控節殉難，忠貞壯烈，舉國同悲，先生從事革命，卅有餘年，為黨為國，已盡萃於生前，求仁得仁，又何怨於死後，夫人為吾黨健者，寧節哀自持，繼先烈之遺志，復國家之深仇，天不不閉，正氣常存，必有以慰翼如先生於泉下者也，順問禮祺。程潛敬啟。」

夫人輓聯

連日各方寄到輓聯亦復不少，字裏行間充滿悲悼之情，邵夫人張默君委員於噩耗證實後，即揮筆痛書輓聯云：「空餘志節文章在；裂破肺肝天地知」。哀痛之真情流露，讀之令人淚下。

各方輓聯

其他如葉楚傖氏輓聯：「君去我病，君逝我愈，自撫孱軀，灑淚摩膺，能禁幾次，飲彈於逆，飲恨於天，何時滅敵，焚香作奠，以慰平生」。馮玉祥輓聯：「種族念深，朋友情深，仇讎恩深，撒手倏然成永訣；國家多難，首領蒙難，賢豪殉難，傷心不獨為私交。」李烈鈞氏輓聯：「義舉湖彭湖，匹馬短衣揮羽檄；忠魂歸大漠，丹心碧血耀長安。」皆極沉痛。

程功輝黨史，尤為文苑中人，遙承康節有偉作；殉難凜英風，合與國魂同祀，西望長安賦大招。（孫科）
平生助業，足昭萬古旂常，恨望關河一灑淚；不泯精誠，應

傍中山陵墓，蒼涼夜月送歸魂。（丁惟汾）

為國宜勤，壯志未酬君竟死；有人定亂，危城猶困我何堪。

（蔣作賓）

君子歸魂化猿鶴；賢人厄歲值龍蛇。（柏文蔚）

建國有嘉謨，遠紹旁搜欽史績；入關逢巨變，舍生取義弔忠魂。（梁寒操）

取義成仁，熱血終為民族灑；息邪拒諛，丹忱長使後人悲。

（方治）

驚心聞噩耗，揮淚讀遺詩。（許崇灝）

千秋碧血，一代文章，正氣傲兒頑，義膽忠肝彰大節；國賊

稽誅，元戎蒙難，平生仰風道，素車白馬痛招魂（程中行）

許國膽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輝煌。（張維翰）

賈太傅才，吾黨又弱一個；嵇侍中血，先生自足千秋。（鄧家彥）

欲祭還疑君尚在；遺書重讀我何堪。（徐忍茹）

歸綏未休兵，國步方艱，一夕烽烟傳噩耗；桂棹正返旆，輜

車又出，九州兆庶仰助勤。（馬寅初）

功業助猷，壽史千秋真典範；文章氣節，藏書萬卷照乾坤。

（衛挺生）

身前名照江南月；地下心衝塞北雲。（王去病）

巨變起關中，正公車萬里遙臨，義憤直迎剗關刃；豐功垂宇

內，願盟耗一時失寶，生還仍上度津船。（袁同齡）

為黨而生，為國而死；治學以勤，治國以忠。（曹文德）

風雨鶴鳴，忍此終占；屋梁月色，魂兮歸來。（何遂）

七日聞喪驚感餘；萬方多難哭英靈。（張元勳）

革命佐殊勛，策略匡時，早使逆奴見嫉；招魂懷遠道，倉皇
變，頓教志士成仁。(謝冠生)

雖尋舊史亦難備，亂世奇才痛鸚鵡；料得近時曾念我，危辭
重危詠崑崙。(伏 膺)

正氣鬱新編，早知抗志文山，喋血危城寧有幸；黨聞餘痛史
，忍令傷心徐淑，哀歌玄圃更無儔。(陳布雷)

書生抱王佐才，革命史成，自有高文傳後世；智士爲造物忌
，殺身志遂，長留正氣耀環球。(王正廷)

論才則文武兼資，民族賴中興，最難忘九月傾談，手授盧江
南策；出世爲黨國重鎮，考權欽作始，有誰料西安慘變，哭詠人
亡邦瘁時。(沈士遠)

節概比睢陽，何堪西望長安，楚些招魂成一瀟；詞章追太白
，尚有南行詩草，名山著作自千秋。(谷正鼎反以書)

流血本革命家之常，慘劫復何言，獨惜拒談息邪，爲黨宜勞
成史績；討逆是後死者之責，狂瀾猶可挽，所願同心一德，揮戈
靖難慰英靈。(中宜部)

遺烈炳千秋，助在鼎鑪，功在黨國；噩耗傳九夏，魂招華嶽
，淚灑江干。(中央撫卹委員會)

國難方殷，挾策一行扶大廈；陽秋未竟，臨編三嘆失南針。
(中央黨史會)

岳軍猶未集，宗澤竟先亡。(中央黨史會)

流亡生活，文字交情，往事已成塵，同輩幾人今健在；血濺
長京，氣吞華嶽，九原知不昧，拭看羣醜盡誅夷。(張客公)

遭時不造，爲國捐軀，正氣塞乎兩間，碧血丹心天可鑒；情
若弟昆，分象師友，小別竟成永訣，素車白馬涕橫流。(賀壯子)

革命導先河，一代勛名光黨史；浩然存正氣，千秋忠烈並常
山。(中央日報)

經世有弘文，吾黨共尊韓吏部；見危完大節，古人不遠顧常
山。(林紫貴)

嚴電張楊
中委邵元冲先生殉難後，夫人張默君女士
哀痛欲絕，由宋子文轉來張學良楊虎城兩人親
筆函一件，對於邵委員殉難事，深自引罪，極表懺悔，邵夫人張
默君女士閱後，尤爲悲憤，即嚴電張楊，責以大義，速送蔣公回
京，以贖其罪，茲將原電探錄如下：

西安張漢卿楊虎城兩先生均鑒：頃讀子文先生轉來手書，痛
悉翼如竟殉難矣，椎心易極！執事雖不殺伯仁，而發縱指使，誰
實爲之？真相莫名，來示引罪自責，似猶未泯天良，翼如忠誠誠
國，愛護領袖，生死不渝，蔣公被留，舉國悲憤，執事果有人心
，爲國家計，爲自身計，應速送蔣公等回京，則翼如殉國大節，
亦可稍申，執事負國負人之罪，或能略道，所望察權利害，早奠國
本，俾翼如靈柩即日東歸，前電所詢翼如身後諸事，究竟如何辦理
！懸厝何處？暨侍從許師慎楊傑等下落？均盼速示。張默君梗。

按邵委員遺書中，述及高玉柱事，至堪注意

高玉柱談
茲據高玉柱女士對記者談稱：本人日前因事
赴滬，與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有所商談，陝變起後，即隨蔣夫人入
京，閱報紙邵先生在陝受傷，以事忙未克慰問邵夫人，不意前日
得邵先生殉難惡耗，痛憤實深，蓋先生此次之死，完全爲民族爲
國家，絕非尋常可此，讀遺書，知與我三千萬同胞尤有關係
，本人每遇先生，即以此三千萬同胞之安危存亡請于先生，先生
每爲動容，不意竟因此事留西安而遭大難，先生爲我三千萬同胞

同胞之救星，今既為我夷苗同胞而犧牲，我夷苗同胞必不先生民
族主義之懷抱，繼續做去，本人刻已拍電回去，報告先生殉難經
過，日後南回，亦必親自轉告夷苗民衆先生為夷民奮鬥身死之詳
情，並作種種紀念，如立碑建堂等，以供三千萬同胞之憑弔，至於
個人此後當以子女學生之地位自居，謀發揚先生學說與精神焉。

身後優禮

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議決：
邵委員元冲曾任致選委員會委員長，立法院副
院長，代理立法院院長，應以院長死禮禮葬，並優予撫卹。

中央遙祭

史陳列館遙祭邵委員元冲，暨在西安殉難之文
武官員。祭堂設於黨史陳列館大禮堂內，其大門口高搭素色牌樓
，額以「取義成仁」，門內庭中滿懸軍政各界所送之輓聯，禮堂
正中，置邵委員遺像，旁置在西安殉難諸同志遺像，靈桌有香花
鮮菓，桌前滿佈各界所獻花圈百餘，祭堂四週亦滿懸輓聯，邵夫
人及子姪等均在旁泣禮，哀痛逾恆，全場極現悲壯肅肅之景象。

中委到者：林森，居正，戴傳賢，葉楚傖，孫科，陳果夫，馮玉
祥，李烈鈞，李石曾，吳敬恆，張繼，丁惟汾，孔祥熙，程潛，
王正廷，陳布雷，朱培德，陳樹人，焦易堂，鄧家彥，程亨頤，
李文範，石漢，朱家驊，王世杰，趙不廉，王用賓，陳紹寬，陳
策，張道藩，林雲岐，劉紀文，張貞，溥儀，王伯羣，羅家倫，
方治，李宗黃，段錫朋，甘乃光，麥斯武德，羅榮堅贊，王子壯
，洪蘭友，徐恩曾，蕭吉璠，谷正綱，梁寒操，狄膺，葉秀峯，
蕭錚，廖煥章，吳葆豐，聞亦有，樂景濤，陳鈞先，吳開先等。
各機關到者：鈕永建，魏懷，呂超，陳大齊，翁文灝，曹浩森，
王固磐，許靜芝，周仲良，周駿彥等百餘人，及中央黨部科長以

上職員，國府各院會簡任以上人員，京市黨部津浦路黨部等委員
，及其他京市各學校各民衆團體代表數百人，尤以立法院及考試
院人員，多為邵元冲氏舊屬，故到者最多。八時正，奏哀樂行禮
，全體中委均依序分排站立，由中央黨部工作人員科長以上，則
立於兩旁，由中常會代副主席居正主祭。其儀式次序：(一)全
體肅立，(二)奏哀樂，(三)唱黨歌，(四)獻花圈，(五)讀祭文，
(六)向邵委員暨西安殉難諸同志行三鞠躬禮，(七)默哀三分鐘，
(八)奏哀樂，(九)禮成，當即依照儀式，領導行禮如儀，並宣讀
祭文，至九時十五分禮成，各委員均相率退出，旋由各機關及個
人自由致祭，隨到隨行禮，特將遙祭時間延長至下午四時，方
告完竣。

中央祭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國
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敬致祭於 邵翼如

先生暨在西安殉難諸同志之靈曰：嗚呼！榮陽之圍，紀信為燬。
平城之厄，漂將墮指。主憂則勞，主辱則死。千古壯聲，並垂青
史。天下至惡，曰狃與梟。以德為怨，聽言則愾。無端作逆，戕
我賢豪。死事之烈，前哲同條。迎復元良，翦滅大慝。六師既張
，國謨不再。惟我有衆，同仇敵愾。惟彼叛人，終歸殲刈。嗚呼
！疾風知勁，板蕩知誠。舍生取義，視此忠貞。撥亂反正，後死
是擊。言告逝者，庶慰英靈。尚饗；

史會祭文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黨史
史料編纂委員會全體同人，謹以香花酒果之饌

，望祭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邵公
翼如之靈曰：昔炎光之中祿，淪齊州於胡虜。誕哲人於香山，退
河山乎神禹。澁雲物以貞觀，萃英傑而來輔。伊我公之明懿，爰

燭鬪才弱冠，韜可策以乘機，奮殊略而參算。信熙績以經邦，亦程功于戡亂。顧勞謙之未遑，乃求知之若渴。渾滄溟而鼓棹，指歐美而環轍。融舊新於鑄鑄，舉中西而囊括。會四陝之既宅，俄五院之新建。綜攷運而登賢，長立法而樹憲。思濟功於時雍，固吾黨之所勸。惟我公之無逆，兼存情乎黨史。發潛德之幽光，引修綱之絕紀。庶文獻其足徵，斯攷條而振理。胡天命之薦瘡，忽震警於河戒。公遽然如不怡，閱遐黎之顛沛。懷至言而欲陳，望洛納而西邁。詎至止之未幾，又變生乎肘腋。嗟蒙塵之疊疊，而公獨以身擲。嘗所馳之危根，亮心丹而血碧。嗚呼哀哉！秦雲方黯，江雪初霽。棲爾神城，返轡何期。游魚失浪，歸鳥含悽。陳詞獻誄，有淚如縈。尚饗！

綏東 戰訊

綏東方面，一週來匪偽未大舉進攻，故前線頗覺沉寂。惟匪偽每戰必敗，係於我軍神威，且天良發現，乃紛紛反正投誠。匪偽張李各軍又以利害關係互相火併，某方亦感棘手。王英部完全覆滅，盛傳王本人已被某方槍決。德王通電，企圖作緩兵之計，亦被揭穿。至百林廟善後，閻傅已責令雲王主持。前線將士，聞陝變而不餒，行見犁庭掃穴，為日無幾矣。茲誌各情如左：

商都張北
偽軍分向
西北移動

二十二日歸綏電：某方對犯綏企圖有具體決定。近以張萬慶李守信等部，均已搖動，紛紛反正，現決以熱西偽軍作犯綏主力，並以吳協庭之騎兵師，作先鋒隊。吳部原駐熱河林西一帶，全部業已開動，向察北嘉卜寺一帶推進。其先頭部隊三千餘人，已過康保，即可抵達商都城。商都東北之加比廟附近，駐有偽某部騎兵五百餘人，廿一日夜圖謀叛變，機洩，現由某方特

務人員指揮卓什海部將其包圍，欲繳收槍械，迄二十二日午，聞雙方仍在混戰中。

太原二十四日電：察東沽源一帶偽蒙軍，積極集中，準備向西進行。商都張北等處偽軍，又大事補充擴編。李守信，王英兩匪，十七日赴化德開會，截至二十日尚未回防。按此種情形觀之，日內必再擾綏東。國軍前方各部，嚴加戒備。又據探報：駐肖義之偽軍第六師之十六，十七，十八等團，刻已改稱十九，二十，二十一師，惟招兵困難，察蒙人民均痛恨匪軍，故番遞難改，事實上仍不足三團兵力。

二十四日歸綏電：商都張北偽軍日少，一部向西移動外，一部向北開拔，同時兩處之重要武器亦向化德移動。兩處城內商戶，日需供給多量食品，以是食糧日感缺乏，搶劫之事，日有所聞。駐紮城內軍隊，夜間即移駐城外，以防意外，情勢恐慌萬分。廿五日天津電：察邊偽匪調動紛繁，形勢內緊外弛，李守信部已進駐南壕壩。駐商都張北之某方軍隊，分向西北兩處開拔，軍火運至，分發匪偽補充。大廟東之匪，念五日晨悉已為我騎兵解決。

匪部相繼
反正南壕
壩無匪蹤

集寧十九日電：偽匪張萬慶綽號張砲彈，所部共四團，駐紮南壕壩。十八日拂曉，該部旅長安華廷率兩團，又團長王子修率一團，向我綏東興和縣境開拔投誠。匪方聞悉後，即派機二架至興和北二十餘里處土城子及大小哈拉溝一帶，偵察安王兩部行蹤，下午四時又派機八架擲彈三十餘枚，死傷人民十餘名，兵士未受傷。十九日晨南壕壩匪之另一團，亦相繼自動向興和境移動，尾隨安王兩部共同投誠。張匪聞悉後，甚為恐慌，急將南壕壩殘餘什物，席捲向張北逃去，刻南壕壩已空無匪蹤。張

匪部隊至此已完全反正。十七日傳匪定十八日向綏東總攻者，係安王兩部爲圖反正，故向匪部所施之計也。

二十日北平專電：此間聞張萬慶部反正消息，大爲鼓舞。當局電綏詢真相，據復稱：張部一師屬偽第三軍，張兼副軍長，總數四團，歸兩旅長安華亭王子修分領之，駐於南壕壩。金石反正後，該師與國軍李服膺部不斷接洽，石玉山復派人游說，已有成約，旋以陝變，一度觀望。近因某方斷絕接濟，驅軍於死地。張部下有異動，乘十六日出席德化會議，向某方索餉精，距接濟仍不至，反而發出總攻擊令，張亦未歸，該部大譁。十七日某團先自由行動，携械至土城子，請國軍收編。十八日又反正一旅。其殘餘一團十九日亦繼起。至是全師悉來歸，某方大怒，派機一隊轟炸，迄十九日未停止，幸防禦得法，未受重大損失，現集中土城子，聽候點驗。聞人數二千餘，有槍三千枝，其他武器輜重相當。張匪聞訊，懼受某方殺害，隻身出走，傳二十日已爲某方緝獲。

二十二日北平專電：綏電：張萬慶部反正後，南壕壩僅存熱偽軍王靜修部少數駐守，某方恐張部逆襲，且慮王不穩，於熱境偽軍張海鵬部調騎兵二團，馳往填防，二十一日全到，大西溝二十一日午亦到蒙匪，號稱一團，實僅五六百人，意在監視土木爾台之張萬慶殘部，兩軍相隔僅二十里，按張殘部未反正者本已潰散，因無出路，十九日復聚集於此，現託安懷廷來說投誠。

安王反正
部隊已予
點驗犒賞

華亭廿日電：綏東新反正安華廷王子修等四團，廿日由會延毅副軍長前去開始點驗。一俟點驗畢，即開往所指定之地點，駐防受訓。南壕壩已無匪蹤。陶林紅格爾圖一帶現亦安

謠。惟匪機仍不時飛與陶等地偵察並投擲炸彈。

二十三日北平專電：(一)綏電：安華廷，王子修，呂存義三部，自在土城子反正後，奉命集中興和，聽候點驗。副軍長會延毅二十一日代傳作義親臨興和點驗，攜來當局犒賞兩萬元，當於點名時，按名分發，各部士兵感謝歡呼。會訓話，對諸將士撥亂反正深致嘉慰，稱爲忠義知勇。二十二日晚返綏，謁傅作義報告。二十三日語記者：安等三部人數共二千三百餘，槍枝二千八百餘，紀律精神均良好，現令分駐興和各村待命。二十二日晨點驗畢，旋有匪機一架盤旋興和上空，未投彈即去，似在偵察反正軍隊之動向，安等日內即來省。(二)現判明開抵土木爾台之一部，係王英殘餘常子義團，尚有五六百人，請求當局予以收編，已獲允准。常擬借安華廷到綏，接洽改編事。

歸綏二十四日電：綏東北邊境廿四日仍平靜，新近反正之安華亭旅長暨王子修團長，廿四日晨由興和來綏謁傅作義報告該部受編情形，並致謝意，傅對安王深爲嘉勉，聞安之官職已定爲獨立旅長，王仍任團長，二氏擬在綏勾留數日，俟公舉即赴前方訓練所部。據安談：商都張北一帶偽匪，以李守信部人數較多，惟係騎兵，且份子複雜，缺乏訓練，而無戰鬥能力。

安王發表
通電說明
反正經過

歸綏二十四日電：安華亭、王子修、趙繼武、呂存義等，二十四日發出通電如次：華亭等本一介武夫，才疏學淺，投效軍界，數年以來，未嘗不以救國衛民爲前提。惟自九一八以還，國事日非，愛國之士莫不氣奮填膺，雖有救國之心，奈無救國之力，束手無策，徒喚奈何。際此某方經營察北之秋，乘機加入，原爲隱忍含辱，待時而動，潛圖恢復，是故救國之道雖不同

而愛國之心則一也。正擬一意隱忍，徐圖收復，不意霹靂一聲，西安事變，委座被扣，震動全國，德王偽府，復又利用時機，連日密謀大規模的侵犯綏東，以實現其軍閥之夢。國內騷擾，已呈不安，邊境風雲，又趨惡化，倘不思起自救，力謀挽回，則國家前途將不堪設想。是以毅然聯合武裝同志，通電服從中央，既阻礙偽蒙軍事之進展，復減輕中央邊陲之顧慮，消禍患於無形，化干戈為玉帛。救國之志，雖未竟全功，救危討逆之心，敢質天日！嗣後惟有在傅主席領導下，擁護中央，外禦強敵，內戡叛亂，以盡軍人之天職，而達救國之目的。盼望海內賢達不棄，時賜指南，俾有遵循，不勝企盼！

二十五日北平專電：新編獨立旅長安華廷率團長王子修抵綏，二十四日謁傅作義，趙承綬，及各當局，有所請示。傅趙以安王此次反正，意義重大，慰勉有加，待遇優渥。安王二十四日晚發表通電，說明反正經過。二十五日對新聞界談稱：該部原擬俟某項秘密工作完成，再行反正，嗣因某方乘我陝變，在嘉卜寺會議後，急遽發出反攻命令，故爾反正，以打擊之。不獨反攻計劃為我破壞無餘，且匪偽多已受本部愛國思想之輸入，人心皆知效順去逆，為所應為，最近尚有大批同胞來歸，匪偽實力今已削弱，不久可消滅淨盡。聞該部脫出匪區時，攜有槍彈及其他武器甚夥，士兵合力搬運，以不勝負攜，竟願拋棄行李，競取械彈。即此一端，可見該部士兵能見其大，極為當局嘉許。

反正風氣
甚盛接洽
投誠日多

二十四日北平專電：綏前方連日軍事雖暫時沉寂，政治力量則盛大展開，無論匪偽，一到前綫，即相率走入反正一途。某方視為傳染性惡疾，多方監視，並增派軍部特務監軍，不

但未能奏效，而反正風氣如怒潮，侵入後方。某方迭據密報，知張海鵬等部熱境偽軍，亦有不穩企圖。某方素倚重張部過於李守信王英，一旦反正，則全局崩壞，故取剛柔並進。新定審辦辦法，除對前方加倍接濟外，揚言各地不安，前方將士眷屬應在指定各處安置，以便充分保護，並調查各家屬所在，不時派人慰問，優加賞賚，以收監視之效。又父子兄弟同在軍中者，悉為隔離，一開前線，一調後方。此種方法，分明以人為置，益增前方軍心恐懼，故多謀先發制人，競向國軍接洽投誠。某方猶以為此計大妙，可安反側，故二十三二十四兩日以來，匪偽前方又蠢然欲動，戰事即將重開。德王伴稱停戰，實際積極擴軍，先從康保安隊擴大編制，令木克登保等分區重徵壯丁入伍，在察北各縣，強迫徵兵，致各地壯丁逃避一空。

王英有被
殺說但未
完全證實

二十三日歸綏專電：王英二十一日夜在化德附近之加比廟，被某方槍決，詳情如下：王自犯殺逃遭失敗後，某方對王極為不滿，嗣因所部某幹金憲章石玉山等，相繼反正後，更為某方所切恨。王親率殘餘，由大廟回竄商都後，又因與尹寶山部火併，更遭某方之痛惡，因懷恨累積，乃動殺機。及王竄至加比廟時，其初未敢遽見某方特務長官，乃託其親信向某方開談，企圖仍供某方驅遣，某方恐其免脫，當慮與委蛇，陽允為其補充部屬，接濟彈藥，並令休養數日，繞後草地竄入河套，擔任擾亂綏西工作。暗中密令張海鵬部騎兵，於二十日晚將加比廟包圍，繳收其一部衛士槍械，迨王察覺，已被張部襲入廟內，將其就地槍決，其左右亦大都擊斃。危害綏察甘寧一帶之王匪至此已告完結。昨日電訊，加比廟混戰，今已證明為解決王之一幕。

二十五日北平專電：綏省城盛傳王英匪被某方處死，據軍事當局宣稱：有九分可靠。緣王迭報某方，稱有若干軍隊與彼默契，勝利可操券，以此獲得某方重任，前後獲得接濟餉械無算，及事實判明被欺，王又連戰連北，最近所部盡數反正，王攜殘部竄回商都，竟與尹寶山部火併，某方數據密報，知王決意向國軍投誠，遂定計除之，一方陽為安慰，允許大量接濟，使其積極補充，並令西竄河套，負擾亂綏西之責，王果墜其術中，將反正事擱起，竄至比廟，謀重將旗鼓，某方乃密令張海鵬部急速解決，以除後患。二十二日張部先行包圍比廟，與王部衛士混戰，卒以事出不意，衆寡不敵，衛士盡被殺，王亦就擒，某方特務機關連夜將王就地槍決，此草地陸上進行艦於以毀滅，此種經過，官方言之鑿鑿，似頗可信。

北平二十五日電：關係方面息：王英匪只餘殘部四百餘人，由土木爾台竄至商都迤北加比廟一帶，某方因王迭次失敗，損失頗鉅，其部又相繼反正，故對之深為不滿，刻除拒絕王英請求補充軍火之要求，並責令速進窺綏西，王英因餘部戰鬥力毫無，遂巡不敢前，某方恐王變動，特調張海鵬，吳殿廷等部，前往鎮懾，劉王尚在加比廟，招募匪徒，前傳被槍決說似不確。

**商都匪偽
火併某方
甚感棘手**

十九日歸綏專電：商都間匪軍內訌已證實。李守信尹寶珊騎兵與張海鵬部火併，自十六日，即已衝突，十七十八兩日攻擊尤劇烈，迄十九日仍未停止。槍砲聲時起時落，兩方損失均鉅。張部元氣已消失，聞已向商都東北化德退去。一方尹寶珊部原屬王英管轄，日前攻百林廟時，即已消滅過半，此次內閣，聞已全部瓦解。至李守信之騎兵八團，亦原屬王英舊部。王前

次反攻百林廟，某方深恐王變叛，特留該團歸李守信管轄。此次火併，實因該團誤變，洩露機密，某方令張海鵬部繳收其槍械而激起。唯我綏東國軍仍在嚴密警備，設哨防範中。綏北近無事，綏東十九日亦無變化。我軍正從事收撫零星反正各部隊，與撫慰戰區災民等工作。日來察北匪偽軍三五成羣，紛紛向我投誠。傅作義已令前方各部隊優予收撫，以示寬大。

集寧十九日電：匪部第二十師長尹寶善因王英匪部欲佔據商都縣城，十七日發生火併，戰至十八日午始息，兩方傷亡甚衆，劉王匪部隊仍盤踞商都北廿里處，勢必再生衝突，某方對尹王之衝突甚感焦苦棘手。又匪部向國軍投誠者無日間斷，李守信部千餘人十八日亦開至興和投誠受編。

十九日張家口專電：王英率殘匪二百餘，由綏北擬入商都，被尹寶山拒絕，當起衝突，十九日王不支，竄抵商都西八台附近。

**閻傅令雲
王主持百
林廟善後**

十九日歸綏專電：雲王近招撫各喇嘛返百林廟，主持廟務，並於十五日成立百林廟善後委會，辦理善後，撫慰難民，以雲王，孫蘭峯，孟品章，沙貝子爾，林慶，康世義，白湘淵，王玉鏡等蒙漢軍政首領為委員，下設農事，建設，調查，總務，交際等五組，業已開始辦公，並分呈中央及綏省府備案。雲王製錦旗十六面，分獻閻錫山，傅作義，王靖國，趙承綬，馮恩伯，李服膺，諸將領，日內即派沙貝子來綏赴并持贈。又電：雲王頃電林主席蔣院長閻主任文云：(銜略)，慨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國軍收復百靈廟，舉國歡騰，俾久失自由之官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感同天地，竊查百靈廟地居綏新張甘孔道，國防要塞，西北鎖鑰，滿清入關，外蒙綏邊，咸以此為軍事重

心，不僅華北存亡所繫，乃民族存亡攸關，祈趕速厚增軍備，認爲必守，雲乃古稀豪傑，生長斯土，地形知之較確，除牽羊宰生，雖勇前敵將士外，誓本國委職責，及擁護中央素志，整率旗，襄助傅主席上將軍守土國邊，山河可變，其志靡他。披肝瀝陳，謹實表。烏盟達爾罕親王國民政府委員雲端旺楚克巧印。

二十日歸綏專電：雲王連日在百林廟附近招撫難民，十九日曾到百林廟一行，晤駐軍孫蘭峯旅長，商談善後，並撫慰住廟大喇嘛等，協助國軍維護地方，雲王主持之百林廟善後委員會，日來工作繁忙，雲王特派其姪沙貝子常川駐廟，主持會務，並協同駐軍辦理一切招撫賑災等事宜。

二十日北平專電：綏電：閻錫山傳作讓令雲王主持百靈廟善後，組委員會，以示漢蒙無間，蒙古仍由蒙人負責，藉杜反間挑撥之口，該會已成立。雲王語人，破壞大局者必無好結果，天道於此益信，今後蒙人應爲整個國族謀利益，勿自私蹈某覆轍，除以全蒙名義獻旗於國軍勳匪諸將領外，不日將發表宣言，重行宣示團結禦侮。

德王通電 曉謀已被 完全揭穿

二十日歸綏專電：頃據此間高級軍事機關某發言人談稱：在此偽匪節節增兵，飛機無日不至綏東邊境偵炸之勢下，德王受人指使，忽有所謂停止戰爭通電出現。窺其作用，無非懈我軍心，集中軍隊，企圖一逞。此間當局暨各將士咸能揭彼奸計，前方士氣興奮百倍，絕不爲彼所乘。綏東二十日無戰事，與和陶林邊境亦沉寂。繞烏蘭花北境追緝王英之我方騎兵，十九日已逐抵原防。據報告：王匪確已逃竄打拉更以北，王親隨二十餘人，經路剿擊，業已完全潰散。

二十一日北平專電：歸綏電：德王二十日由嘉卜寺回蘇尼特，瀕行發表談話，仍極荒謬，與從來表示，毫無差別，雖稱暫時停止全線動作，其真意灼然可見。

二十一日北平專電：平教界慰勞代表，廿一日自綏歸來，據談：德王十七日電，明爲緩兵之計，實以前線匪偽大半反正，殘部備械來歸或潛逃者日多，餘因某方監視，不能動作，然心切內向，一旦出擊，無異縱其來歸，戰既不可，罷又不能，某方束手無策，故授意德王，發出此電，以擾亂全民視線，彼方可獲喘息，整理殘部，並重行配備兵力，以圖最後一逞。連日前線大量增兵，調動極忙，可見一斑。聞其策略，擬俟熱偽軍全數加入前線，將王英等舊部一律繳械遣散或坑殺，以免禍患。但熱境偽軍一到前線，即無鬥志，多與原來匪部聯絡一致，密謀反正，勢如勳風之掃落葉，無法防範，此由熱偽軍年來深受某方壓迫痛苦，此次又爲全國熱情打入心坎，宛如遊子求歸，非暴力所能阻止，我方如能再鼓勇氣，善爲安撫，偽軍定將解體。

二十三日歸綏專電：匪偽急圖犯綏，德王令所轄各部積極徵兵，擴充實力，商都康保一帶聯莊壯丁，日來被迫太過，紛紛逃入綏境與和，傅作義對此項被迫青年極爲關切，已派督察員衛數青在興和二五等區，妥爲招撫安插。德王並以察北偽軍日益衆多，接濟浩繁，現由察北六縣每一鄉村強索糧秣代價五百元，柴草各十萬斤，此外並於每鄉強徵民夫六七十名，担任運送給養，修築工事等工作。商都康保一帶人民因不堪壓迫，日來紛紛向綏城逃匿。據逃來者談：察北民衆均願供給國軍糧秣，甯死不願供某方策動下之匪偽騙策，故均秘密來綏求生。

潘王到綏
謁傅感謝
解除患匪

十九日歸綏專電：四子王旗潘王十八日由旗來綏，十九日謁傅作義，報告綏北近况，請示防匪機宜。潘王語記者云：匪軍此次進犯百林廟，本旗北境甚受騷擾，大廟之役，匪擾尤甚，王府亦幾瀕于危，幸賴傅公督飭國軍，迅速進剿，收復大廟，本旗始免于難。余此來係謁傅主席面致謝意，並報告匪偽侵犯威迫本旗情形，以及德王對余捏造之一切謠語。潘王言次，並堅決表示本旗今後無論處如何艱難境地，決擁護中央到底，雖本旗軍旅甚少，然今後一遇匪偽來犯，亦決督率全旗軍民，誓死抗戰，為國家爭生存，為民族謀復興。

國府明令
褒獎彭斌
斌等勳章

國民政府二十一日明令，頒給彭斌斌等勳章，原令云：彭斌斌給予四等寶鼎勳章。孫長勝給予四等雲麾勳章。史維明，孫蘭峯，董其武，張培勳，劉應凱，高朝棟，各給予五等雲麾勳章。袁慶榮，孟昭第，張著，張成義，劉景新，劉效曾，李春元，各給予六等雲麾勳章。此令。

日大使

川樾再

度來京

上海訊：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由京返滬後，迄已半月，茲奉其外務省訓令，於二十日下午一時二十五分，偕同華文參贊清水董三，乘開京特快車離滬晉京，外交部駐滬辦事處周廷，上海市市政府專員王長春，及日使館參事官兼駐滬總領事若杉，一等書記官田尻，情報部長吉岡，並海陸軍武官等，赴北站歡送，時站次並有戒備。據日方消息：川樾此次晉京，往謁張外長，探詢西安事變內容，及慰問蔣委員長安全，並說明日本態度

，同時並擬相繼繼續進行外交談判，在京將作較長時間之勾留，返滬期未有預定云。

本京息：日大使川樾，偕秘書清水，書記官田尻，及隨員等一行，二十日下午七時半抵下關，日大使館秘書須磨，副領田中，五百木，及武官兩宮，佐藤等，均到站歡迎，川樾大使下車後，即乘汽車赴大使館休息。

謁張部長重
申日方意見

本京息：二十日抵京之日本川樾駐華大使，二十一日午後四時半，偕同清水一等通譯官，至外交部訪問張外交部長，高宗武司長亦在側，為西安事變勃發後之初次會見，先由川樾大使對該事變表示甚深之同情，謂希望事變早日解決，蔣委員長安然歸京，張部長對日本關於該事變所表示之好意，亦深感謝，希望日本今後仍繼續若斯態度，至下午六時半，會談告終。

據日方稱：川樾大使晉京之任務，似在重申有田外相上星期六對許大使所傳達之意見云。

謁何部長探
詢討逆軍事

本京息：日駐華大使川樾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半至軍政部謁何部長，對討逆軍事行動，有所探詢，何部長告以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針辦理，川樾大使於四時餘辭出。

高宗武須磨
續商談蓉案

本京息：日大使館須磨書記官二十二日下午四時半訪我外交部高司長，對於成都事件等問題略有折衝，然意見仍不一致，並無結果。

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二月十八日起
至十二月廿四日止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國內△蔣鼎文返京談蔣委員長在陝政躬安
泰。

△于右任過鄭赴洛。

△傅作義談前線將士聞變不餒。

△蘭州局勢混亂電報滙兌均不通。

△中宣部發告東北將士書。

國外△英國宣布保留舊艦建造新艦。

△法衆院通過明年鉅額預算。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國內△宋子文飛抵洛陽

△中宣部發告綏遠將士書。

△綏東匪軍紛紛反正南壕塹已肅清。

國外△德遣義勇軍赴西班牙英提強硬警告

△英美開始海軍競爭。

△巴西日僑十六人被擊斃。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國內△討逆軍克復華縣。

△于學忠部抄劫蘭州綏靖公署。

△中宣部發表敬告西北剿赤將士書。

△綏東張萬慶部反正後匪偽軍已無戰鬥力。

△黃紹維抵鄭州。

△日大使川樾晉京。

國外△西班牙內戰政府軍反攻再勝。

△汎美大會通過中立公約。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國內△討逆軍先頭隊達赤水。

△宋子文由陝返京迎蔣夫人赴陝。

△于右任離潼關西進。

△黃紹維抵太原晤閻錫山。

△王英殘部完全反正。

△日大使川樾謁張外長。

△隴島發現日機偵察。

國外△德國續派軍隊赴西班牙。

△美洲和平會議中立問題起波折。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國內△討逆軍收復赤水中央大軍迫近渭南

△宋子文及蔣夫人同飛西安。

△孔代院長再電各省市維持秩序。

△于右任至同州宣慰舉返潼關。

△黃閩商定營救蔣委員長辦法。

△綏東沉寂無變化。

國外△英法與意積極改善國交。

△古巴國會弭動總統。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國內△討逆軍進薄渭南。

△中常會決議推居正代中常會副主席
林森代中政會主席。

△中央議決貫徹討逆決議。

△孔代院長再電各省市訓示注意五事

△安王反正部隊傳派員分別犒賞。

△英德近日四大使分別謁孔。

國外△西班牙激戰軍重炮猛轟京城。

△英埃條約生效。

△汎美和平會議閉幕美國務總理宣布新門羅主義。

△俄日漁約有效期展延一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國內△張部逆軍陸續東開一部渡渭河經討

逆軍擊退馮欽哉部收復澄城。

△顧祝同將赴寧夏指揮討逆軍事。

△于院長在潼關發表告東北西北將士

人民書。

△日大使川樾謁何部長探詢陝變軍事

△僞匪王英有在加比廟被某方槍決

△各方慰勞團赴百林廟勞軍。

國外△羅馬教皇呼籲世界和平。

△古巴總統被迫去職。

中央地方自治計畫委員會徵集圖書啓事

本會早經正式成立，對於地方自治計畫事項，正在積極進行。惟成立伊始，亟需各項有關自治材料，以資參考。凡社會各界人士，機關團體或學校，如有關於地方自治之圖書雜誌刊物等，至希割愛各惠賜一份，是所感盼！此啓。

選錄

中央明令討伐叛逆的重大意義

林森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國府紀念週講演

西安事變是上星期六發生的，到今天已經是第九天了，在這個九天中間的經過情形，各位在報紙上都可見到，亦毋庸本席再來報告，本席今天所要向各位報告的，就是中央爲什麼要毅然決然的明令討伐叛逆，講起來，這個道理實在是很明顯的。

第一、我們站在黨的立場上講，張逆學良本來是一個黨員，並且還是一位中央委員，他應該怎樣的遵守黨紀，服從黨義，他的行動應該怎樣的忠於黨，忠於主義，中央命令他担任剿匪的工作，他應該在中央的指揮之下，督率所部，把西北殘匪完全肅清，不料數年以來，他糜費了國家很多的軍餉，消耗了許多寶貴的光陰，結果他在那裏養匪自大，最近竟敢違背中央屢次所定的大政方針，勾結匪徒，劫持統帥，造成西安的空前事變，似此背叛三民主義危害中國國民黨，其罪實不容誅，中央爲維護黨義，維護黨紀，對於這種叛徒，實在毫無寬恕的餘地，這是中央這次明令討伐叛逆的第一個意義。

第二、我們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講，國家所以能夠成立，所以能夠保持全國的秩序，維護全國的統一，完全在乎綱紀兩個字，國家有綱紀，國家才能生存，才能保持全國的安全，國家無綱紀，國家就要滅亡，就不能維護全國社會的一切秩序，所以綱紀是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這次張逆學良在西安犯上作亂，劫持統帥

，把國家的綱紀已破壞無餘，國家爲整飭綱紀計，討伐張逆學良，實在毫無迴旋的餘地，這是這次中央明令討伐叛逆的第二個意義。

第三、我們站在民族的立場上講，凡屬一個民族，能夠生存，在世界之上，總有一個生存的環境，我們中華民族有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有我們中華民族的環境，因此我們中華民族有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立場，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立場，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簡單的講，就是內消匪亂，外抗強權，一面要肅清國內的殘匪，一面要抵抗外來的侵略，這兩種工作，應該兼籌並顧，既不可顧此失彼，更不可引狼拒虎，我們必須在這個立場上求民族的自力更生，求民族的復興，我們中華民族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的目的，這次張逆學良假借禦侮之名，勾結餘匪，宣傳邪說，餽果遂其逆謀，是虎未拒而狼先進，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莫此爲甚，中央爲維護整個民族的生存計，對於張逆學良與應予以嚴重的制裁，毫無容忍的餘地，這是中央這次明令討伐叛逆的第三個意義。

第四、我們站在道德的立場上講，我們總理竭力主張發揚我們中國固有的道德，我們中國固有的道德，其中最佔重要位置的，就是忠孝仁義四個字，這次張逆學良背叛黨國，犯上作亂，

是不忠，父仇未報，失地未復，反乘緩戰正當緊張的時候，變叛作亂，損害國力，爲敵人製造侵略的機會，是不孝，因一念之差，把東北十數萬子弟作他個人的犧牲品，是不仁，對於長官忘恩負義，以怨報德，是不義，這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叛逆，國人對之莫不同深憤慨，中央本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之義，大張撻伐，這就是這次中央明令討伐叛逆的第四個意義。

以上是本席今天說明這次明令討伐叛逆的重大意義，總之，

政府秉既定國策不因陝變而變更

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對縣市行政講習所第五期學員講演——

孔祥熙

國家的組織以縣組織爲基礎，總理會說，縣爲自治單位，當此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要如何消弭內憂，抵禦外患，這個基本工作，完全是依賴於做縣長市長的，我國古來稱縣長叫做父母官，這個意思，便包括了衛養教三個字的意思，必須切實做到了這三個字，方不愧爲民之父母，如何叫做衛民呢，比如認真辦理保甲，清查戶口，建築砲堡，訓練民衆，要使城內奸宄無從發生，境外游匪無從竄入，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前清胡文忠公林翼嘗說過，「地方之事，以十萬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爲之而有餘一將院長亦說過，「剿匪要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可見得消除內患的工作，做縣長的責任實非常的重要，不過從根本上說起來，到了匪已發生，去清剿他已經遲了。最要緊的，是要能使地方匪患不致發生，這必須要從養民教民方面用切實的工夫，人民方不致流而爲匪，如何叫做養民呢？總理曾經說過，「建國之首要在民生」，所說的民生，在個人方面要能達到養生衛生樂生爲目的，在社會方面要全社會人民皆有生產的能力和自治的資源，我們現

黨最重要的是主義，國家最重要的是綱紀，民族最重要的是生存，道德最重要的是忠孝仁義，這次張逆學良的悖謬行爲，是背黨的主義，是破壞國家的綱紀，是危害民族的生存，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實爲舉世所共憤，爲天下所共棄，不但中央應該明令討伐，凡屬國人，都應該鳴鼓而攻，都應該起而誅伐，庶幾可以伸正義，遏亂源，使叛徒逆子，喪魂奪魄，以後不再有第二個張逆學良產生，這才是國家民族前途之幸啊。

在人民困苦，都由於我們一天不可缺少的衣食住行，這些東西都由外國人供給，我們的金銀源源流出，所以一天比一天窮，現在要挽救這個危機，全在各親民官的眼光注重在這上頭去，積極的方面，要墾闢荒地，獎勵人民副業，來增加生產的力量，要講求水利，獎勵植樹，以防天災，要整頓倉儲，以防凶歲，沿海方面，要廢除苛捐雜稅，嚴禁吏警勒索，重懲土劣剝削，能夠從上面所說的各項，認真的件件做到了，人民的生產力自然增加，農村的經濟可以復興，人人可以安居樂業，自然沒有匪患發生，內患既除，對外的抵抗力自然加厚了，如何叫做教民呢？比如推廣基本教育，利用播音，灌輸常識，提倡節儉，節省種種浪費，獎勵儲蓄，各種方法，都爲必要，但所謂基本教育，不單是教人民能夠識字就算了事，最要緊的，還是教人民個個都懂得做人的道理，都曉得要愛國，都曉得順逆邪正，不會走錯了路，都曉得個人和國家的關係，領袖和國家民族的關係，這種人民，才算是組織有訓練的人民，自然不會去做土匪做亂民，這個責任，就是要

做地方官負起來的

以上所講不過略發其端而已，至于詳細的辦法，是要因地因事因時以制其宜的，全在各地地方官運用得法而已，我國從前稱贊好官的評語，不外清慎勤三字，但這三個字，全是律己的工夫，若專求律己，而于教養衛方面失之忽略，不能算是現代的好官，必要有與利除弊，早作夜思的精神，而又能有一清如水，不愧屋漏的操守，才算得是有守有為的好官，論語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後人解釋說是，「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勸不怨」，可見得政令之能否推行，全在乎與民衆接近的地方官以身作則，果能竭盡職責，民衆自然率循，沒有辦不到的事，當此國家多難的時候，諸位都是爲人民表率，要遵照蔣院長所說的快幹、硬幹、實幹的精神，加鞭猛進，爲民族造幸福，爲國家謀生存，這是兄弟所厚望的。

最後還有一件事，要向諸位報告的，就是西安的事變突然發生，領導全國的蔣院長被西安叛將劫持，暫時失卻自由，這件事

鐵的紀律是民族生存的要素

——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在上海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紀念週講演——

吳鐵城

發生後，我全國上下莫不表示憤慨，一致呼籲，聲請討逆，營救領袖，即世界各國亦莫不深切馳情，因爲蔣院長歷年以來，困苦艱難，內而削平匪亂，外而努力建設，提高國際地位，無論中外對之，都有一種深刻的認識，不料西安叛將竟敢犯上作亂，不惜破壞國家，陷溺民族，真是國家極不幸的事件，但是蔣院長致身革命，曾經百戰，出死入生，早置生死於度外，政府秉承中央既定的國策，亦決不至因一時的事變，而有所變更，現在業經明令討伐，他們要挾無從，當必有最後的覺悟，且叛軍方面必不乏深明大義之人，棄暗投明，自亦理所當然，預料事變必可在最短期內平定，在此次事變可以引爲欣慰的，是全國各處，無論中央地方當局，都非常鎮靜，各地方秩序，都非常平靖，全國的人心，雖非常激昂，却全體一致擁護中央，信任中央，可見國民的程度較前已經提高，這都是蔣院長幾年以來辛苦領導所得的結果，諸位回到各地方去，望將此事的經過向民衆方面剴切表示，俾民衆得到一種安慰，這是兄弟附帶着希望的。

各位教職員各位同學，今天我特來參加本校的紀念週，要向

各位作報告我在近二三禮拜以來，沒有到學校裏來，第一是因爲我身體有病，第二是因爲時局嚴重，使我不但不能因病休息，並且還要我帶病負責，應付嚴重時局，所以使我再沒有工夫到學校裏來。但是我相信，在我沒有到校的二三禮拜以來，經本校全體教職員與學生的共同努力，本校初創的基礎，一定已有相當的進步；同時我又相信，各位教職員學生，一定能夠貫徹我所以要創

辦本校的宗旨與精神，決不會因我不能時常到校而懈怠。

我們看很多學校最初創辦的時候，規模都是很小的，然而既要創辦時的負責人以及教職員學生，能夠貫徹其創立學校的精神，努力不懈，學校的基礎便不難日趨鞏固，規模也不難日趨宏大，同時國家社會，也可直接受其好的影響。

我們看報載，美國哈佛大學，今年舉行三百週年紀念了，哈佛大學係於美國獨立一百四十年前所創立，到了今年，已創立了

三百年之久。三百年前的美國，其社會情形如何，文化如何，經濟如何，而竟能創立哈佛大學，這已屬不易。而他的規模，還能發展到今日這樣的宏大，且維持三百年之久，又復蒸蒸日上，更屬難得。哈佛不僅在美國是最高最有名的學府，在世界上也是一個最高最有名的學府。他的學生幾遍及天下，各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等，直接間接受他的影響，尤難估量。遠的美國，我們且不去說她，我們來說上海目前許多大學，在創立的時候，規模也都很小，學生也不多，而因為創立時候的校長教職員及學生的努力，又得到社會的扶助，基礎便日益鞏固，到今日都成為很有規模的學校了。如大夏光華等大學，在十幾年前，創立的當時祇是小小的房子，到今天已成為很有規模的學校了。所以我們的教職員與學生不要小視了我們今日這樣的規模，我們今日已有了這樣的規模，雖不能算大，也還不能算小；這當然是我們教職員及同學共同努力的結果。假使我們的教職員和同學能夠繼續努力不懈，我敢斷定這個學校的基礎，一定能夠一天一天的確立起來，規模也一天一天的大起來，發達起來，說不定我們這個學校再幾十年幾百年後，一變為今日美國的哈佛大學，或者變為上海最老的聖約翰大學，使國家社會能受到我們學校的好影響，這樣纔不辜負我們今日大家努力創立這個學校的宗旨與精神。

我們之所以要創立這個學校的宗旨，就是要復興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民族最要緊的一個條件，就是要使我們民族的體魄健全，其次我們是為要養成守紀律的習慣。一個民族如果個個人都能有健全的體魄，同時又有嚴的紀律，這個民族無有不能復興起來的。所以本校本政府的方針，欲謀體育與軍事打成一片，來造就師資，使今後吾國的體育，能注重於青年紀律的訓練，以紀

律來團結我們全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成為一體，有統一的意志，有統一的思想，有統一的信仰，有統一的行動。如果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能夠成為一體，有統一的意志，思想，信仰，和行動，我們當前的困難，當前的危險，一定能很快的克服，而我們新的中國，也一定可以如期建立起來，我們民族，也一定可以復興起來。

本校的創立，就是負有這個使命，造成體育的師資，來強健青年的體魄，訓練青年的紀律，使每一青年，從小就有強健的體魄和守紀律的習慣。我們要知道紀律之與國家民族和社會，非常重要，不論國家或民族或社會，假定沒有紀律，這個國家民族和社會一定亂，一定亡。此次西安之變，張學良之犯上作亂，就是破壞國家的紀綱，就是破壞國家的紀律。我們的民族剛剛在抬頭，剛剛在前進，竟發生了這樣大的變亂，實在是我們國家民族的致命傷，可以使我們國家民族，在此惡劣環境當中有滅亡的危險。所幸蔣委員長這十年以來對於民衆教育的實施，有極大的成功，已使全國人民對國家的觀念加強，對於民族的意識也加強了。尤其是紀律方面的訓練，已有顯著的成效，故自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全國沉着鎮靜，步驟一致，使我們國家政府和社會，雖在我們的領袖被圍而失去自由的時候，不致於發生意外的影響，意外的騷動，使我們的政府，使我們的黨，能夠從容不迫的來應付事變，能夠盡力去救我們的領袖，如果在此十年來，民衆教育不努力實施，民衆對於國家的觀念，民族的意識還是很薄弱，又沒有紀律，而受今日如此意外的打擊，則事態演變將至不堪設想，由這一點看起來，可知民族的團結，實非常重要。但是民族團結的要素，是什麼呢？就是嚴的紀律。如何才能有嚴的紀律呢？就要

有擁護領袖與養成服從紀律的習慣。有人破壞紀律，全體人民必羣起而攻，起來維護紀律。這樣我們的國家民族和社會方能鞏固，我們的國家民族和社會能鞏固，我們才能有幸福，我們所從事的事業才能成功，所以此次西安事變，雖然使我們國家社會受了莫大的打擊和影響，但還不致於因此而騷動，因此而崩潰，此點可以予世界各國一個很好的印象，知道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五年前的中國了，尤其不是十年前的中國了。今日的中國人，也已經不是五年十年前的中國人了，中國今日是有組織的，中國今日是團結一致的，中國今日是有紀律的，中國人今日對國家的觀念，已和從前不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也已加強了。今日的中國，

民族正氣與中國國民黨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張逆學良之叛，舉國痛心，邵翼如先生身在圍城被執不屈，慘遭殺害，時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噩耗傳來，聞者無不流涕！

先生早歲加入同盟會，追隨總理，獻身革命，二十年來，助勞卓著，其平生行誼大節，及學術文章，為國人所共知，今不具論。自國難發生後，先生敏銳之目光，早知今日中國之危機，在內而不在外。嘗謂憂患與邦，古有明訓，但如民氣萎靡，民風墮落，則外患之來，祇有速其亡耳。蓋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之興亡，實繫於人心之振靡，故先生嘗以提倡民族精神，發揚民族正氣為己任，凡讀先生文章者，頓能知先生一貫的中心思想也，今春復輯民族正氣文鈔，闡揚我民族先賢先烈果毅剛勁之美德，以勵來茲。其自序中有言曰：「凍於危亡之運，而以身為

是值得表示敬意的，這一種民族精神的轉變與進步，實在非常可貴而偉大。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現在在學校裏，就是受這種訓練。你們將來畢業後出去服務，就負了訓練青年的責任，這個責任是很大的。你們不要小視了這個小規模的學校，我們的教職員和學生如果徹底了解本校創立的宗旨，知道國家正需要我們這樣的師資來訓練青年，大家能夠貫徹這種精神，繼續努力，永不懈怠。我相信我們學校的基礎，一定可由我們今日全體教職員和學生共同努力而奠定，而這個基礎的奠定，也就是我們復興民族的一個起點。

（謹悼邵翼如先生）

方治

教，使後死者知生死之事小，而名節人格之事大，知一身生死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事大。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於可死當死之際，決然舍生而不辭，以保一己及民族之人格，以為後來觀感奮發之資，民族正氣之所關，豈不大哉！。是可知先生生平正氣素養之深也。

嘗念我中華民族，因有百折不回之民族正氣存乎其間，故延綿五千餘年，歷盡千萬辛苦，而仍能巍然屹立于不墜，每當國家喪亂危難之際，抗節殉難者，代有哲人，故歷史上雖常有異族侵凌之事，而結果終賴此民族正氣，以撥亂反正，光復華夏，遜清末業。總理倡導革命，亦致力於民族正氣之發揚，故本黨先烈，以身殉國者，項背相望，遂以顛覆滿清，建立民國。不寧惟是，即本黨領袖，每當黨國艱危之際，莫不置身危境，百折不回，領

導全黨同志，全國人民，艱苦奮鬥，往者如 總理蒙難廣州，仍以孤軍討伐陳逆，不屈不撓；近者如蔣委員長蒙難西安，對張逆面予痛斥，使叛賊心往胆寒。而本黨凜然之正氣，革命之精神，嚴重之綱紀，亦益以此大顯於天下。故中國國民黨者，實復興中國民族精神，發揚民族之正氣之革命黨，至此更得一確切之證明。今則以我領袖堅苦奮鬥之結果，使此民族正氣，已深入全國人

民心目之中。故國人甫聞張逆喪心病狂，劫持領袖，莫不悲憤填膺，痛斥張逆。凡此皆本黨 總經及蔣委員長倡導民族正氣之功，亦正如翼如先生生前朝夕祈求者。人心向上，正氣長存，英靈有知，必含笑九泉而為國家民族前途慶！先生之殉難，正所謂求仁得仁，夫復何憾！抑其學生倡導之民族正氣，尤可與吾國家同垂不朽也。

討賊中之大略

傅斯年

自從賊種小子張學良做下這樣一個彌天罪孽以後，惹起了全國全世界的痛罵。這樣一致痛罵的情緒，當然不是任何政府社會組織所能操縱的，而是世上一切不同主義的人類良心之自然的表現，不曉得賊小子做這楚公子商臣的「大專」以前，可曾料到中國以及世界的反應是這樣的麼？

本月十六日中央既下了討伐令，任命了討賊的主帥和方面將領，國人便當靜待軍情之發展，元戎之出師，一切枝節的消息不必過分留意了。因為國是既定，國策既定，政府既明白的宣示了他的立場，軍民既一齊集中在一條大路上，固無所謂「政治解決」，亦無所謂妥協辦法，更無取乎商量條件。以張賊之實力和組織和氣志，一朝大軍合圍，或等不到合圍，便要乖乖的請出主帥來救他的命，那小子決不是不要命的，也決不是肯在沙漠裏過日子的！

以人情論，大家因為關心蔣公的安全，不能不想到各種途徑。因為盼望蔣公早些出險，不由得急切等候端納和蔣鼎文主任的消息。但是，感情所引導的複雜思路是一回事，認識事理和貫徹國策又是一回事。必須和張賊先比實力，然後有話可說，必

須把張賊制到死地，然後他纔認識他自己，所以一切大路以外的消息，無論來自西安或太原，大可不必過分期待着。尤其不可因為盼望這些消息，緩慢了我們討賊的任何工作。軍事的行動不當有一分鐘的遲延，討賊的呼號不可有一分鐘的停歇，這個時候，賊小子雖然已經充分的表示恐慌的樣子，但我們上下均不可為他這樣子感動絲毫，一切照既定方針進行，若這時候在實際行動上有一分鐘的懈怠，便是中國的大罪人。

現在全國上下應該只有一種意志，就是「打！打！打！」又應該只有一個盼望，就是「勝！勝！勝！」對張賊只可有一道命令，就是「降！降！降！」此外沒有任何話給賊說。

走這個路徑，決不至陷蔣公於危險，轉可以成蔣公之速返，這道理我在十六日中央日報中已說明了，現在不必再說。這個賊小子那裏真是肯冒險的，那裏真能成什麼共產黨？忘不了什麼張一，王二，李三，趙四，無窮女人的人，那裏肯忘了性命，他本來自覺聰明，以為一個妙計便可取到了大富貴，以為不費本錢，便得到天下的擁戴。不意天下之反應如此，已使小子寒心了，一旦把他的主力消滅了一部分，他便自然的只要保全一條性命了

我的朋友梁恩永先生有一句妙話，他說：「張學良若是加入了共產黨，也不過和加入一個運動會一樣」。這話形容張賊的心性深刻得很呢！所以蔣公的安全自始即毫無問題，在他夢想作亂的時候，以爲蔣公之身是他的奇寶，故行動雖犯上，而言辭必恭謹。一旦大軍壓迫，恍然覺悟，又要以蔣公爲他的救命符了。以前幾天，他決不肯自失其運用之憑藉，以後幾天他更不肯自損其性命之保障。所以中央越壓強討伐，蔣先生越安全，請看明朝土木變後的國策收效如何。立脚點越鬆，蔣先生越危險，請讀北宋末靖康時代的痛史！

目前的軍事消息，我們固然急切的期望華山下的大捷，尤其盼望的是西安之西北方面能儘早合圍。看這幾天，張賊調兵之形勢，不是準備西竄，而是準備東衝。這真是他要送死了。他這樣的糊塗，固然助我們的速勝，尤足證明他並無在沙漠中作共產黨之心願！但是，我們終不可不有所防備！所以還是先把陝西之西

張學良的叛國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到十月以後國家的統一形勢更顯明了，對強鄰的態度更強硬了。十一月九日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 (Roy Howard) 從馬尼拉發出一個長電，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贊歎。他說：「對這個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爲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我自己也抱着這樣的樂觀回來，萬不料回國剛剛十二天，就遇着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

北方面布置好了，使他不能有任何一股西竄，要緊。否則雖然不能壞我們的大事，却也有增加我們追勸勞苦的可能。至於東路形勢，照地形論，只要大戰在潼關以西，不必管他或在西安城下或在華陰道上了。

張賊之最後處置，如果真心投降，還只有蔣公能放他一條生路，這當然也不能是一條光榮的生命。至於東北諸將，家亡可憫，脅從可原，中央不妨予以自新之路。

侵略我們的國家對此事如何態度，大可注意，然亦不可不認清，他若是要趁火打劫，必教他吃個眼前虧，好在秦亂不久可平，再給他一個痛快教訓，他若是要趁機會來表示偽善的同情，却不可不防備，因爲他會把我們的政府虛妄的形容得與他「接近」以墮人心，以激西安暴徒之怒。萬一有此巨測之象徵，政府不可不小心防備。

胡適

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的地位驟然低落，只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善話了！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於張學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居心危害國家的人，唯恐國家不亂，因爲只有紛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可以在渾水裏摸魚，達到他們危害國家的目的。那種人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爲

他們的頭腦早已硬化了，什麼話都聽不進去。至於知識幼稚的青年，他們本是抱着愛國血誠的，只因爲情緒太興奮，忍耐心太薄弱，不明瞭事實，總感覺到政府對外太軟弱，總疑心到政府的領袖有對不住國家的心思。這種錯誤的感覺到現在應該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齊整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性急的青年雖然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強隣可早就明白了。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現的所謂「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說：

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

我們的青年應該仔細想想這幾句話的涵義。我們的強鄰早已認清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爲，都是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國家，戕賊我們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特別是在這個綏遠前防已開始作戰的時期！全國的人民應該明白：這回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中央的部隊已到了前線，軍政部長陳誠已受命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了。這回作戰的第一步計劃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第三是冀東的收復。正在第一個子目還沒有做完的時候，正在陳誠次長受命指揮的第二天，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安危的領袖蔣院長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爲的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

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一個政府有敲平叛亂的當然責任，也毫無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變的確報之夜（十二夜），立刻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議決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軍事委員會由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並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張學良竟敢嚴辦的國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十六日國府才下討伐張學良的命令。政府的討伐令所以遲到四天之後才下，大概是因爲蔣院長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慮。現在討伐令已毅然發表了，我們當然贊成政府的處置。十二夜政府的決議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時期的組織；十六日的討伐令是全國的要求，我們都認爲很正當，很得體的處置。我們現在只希望政府堅持這個立場，不遲疑的，迅速的進兵，在戡定叛亂的工作之中，做到營救蔣陳諸先生的目的。這不是不顧蔣陳諸先生的安全。我們要澈底明白，凡奸人奴顏媚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堅持不要受挾不贖票的決心，方才可以使他們所挾持劫質的全歸無用。一切遲疑顧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國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叛變的突然發生，使全國愛護國家的人們格外感覺到這個領袖的重要。在這幾天之中，我見着了至少兩三百個來客，有的是白髮的學者，有的是青年的學生，有些是平日愛護蔣先生的，有些是時常批評他的，——但在這個時候，這些人都是異口同聲的關切蔣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處探聽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見的異同都丟在腦後了，大家只感覺這一個有能力有辦法的領袖是一身繫國家的安危的。我看見一個北平一年

級的學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發瘋；我知道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這種現象，在這個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裏，真是最難得的奇蹟。這種愛護的熱心，不是宣傳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權招致的，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瞭認識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難之中，全國人對他表示的敬愛與關懷，那才是最真誠的表示，是利祿與威權買不來的好意。

我們在此刻所能確信的消息是端納 (Donald) 先生曾飛到西安，親見蔣先生平安無恙。我們祝他平安出險。我們深信他的平安出險是毫無疑問的。

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示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點：第一，向來抱着國際主義的

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為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們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為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却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高領袖的。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為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着蘇聯的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着一個有力的幫手，她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羣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

二十五·十二·十八日下午

戴著青年之路語錄

要曉得，大學的講堂功課，並不是講學問，只是教諸位一個求學問的路。必定要研究室，圖書館，實驗室，工作場裏，才有真正的學問可以求得，必須要在教授的切實指導之下，才可以得到求學的門徑。總理的學問，很是淵深浩瀚的，他的學問的根底，可以說是在倫敦圖書館的三年當中，日夕不斷的三年苦功造起來的。總理自己說，「在倫敦圖書館用功的時候，有許多日子，晚上十分疲倦了，就在棹上假睡一會，醒來又再繼續着看書。」他一直到病危之前，總是手不釋卷。大家如果要學到總理那樣的崇高偉大，要想像他一樣能夠替國家替世界幹一番事業，要想實際做人，第一先要學總理手不釋卷的刻苦讀書才行。

第十七章

(一)大家想想，在一國裏面，各種階級各種地位的人，大家都把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拋開，專講各自的利益，專為各自的利益去奮鬥，不惜用各種手段去鬥爭，結果不把一個國家折得乾乾淨淨嗎。

(二)想辦一點好事的人，最困難就是四面八方被這種「為自身利益而奮鬥」的空氣包圍着。講情面罷，一事不能辦，不講情面罷，處處不能見諒於人，結果被人家排擠掉，自己的懷抱，依然成了一個空。我們不講革命則已，要講到革命，我們先要從這些地方，下一個很大的決心，不怕得罪人，不怕謠言風說，不怕離間中傷，做得一天是一天，做得一刻是一刻，別的利益都不管，所謂是「但求中心無愧」，因為中國的革命，今天的確還是在很表面的時期，總理奮鬥了四十年不得成功，就是受了中國人「為自身的利益而奮鬥」的大打擊。

(三)總理平生，是從來不為個人打算的，他不曉得有自己的利害。就主義上說，他是「不積私財，不結私怨，不報私仇，不說私話，不用私人」的一個光風霽月天下為公的聖哲。

第十八章

中央第二十七次常務會議

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九時，在南京中央黨部第一會議廳，舉行第二十七次常務會議。出席者：馮玉祥，陳立夫，丁惟汾；列席者：張厲生，周佛海，周啓剛，陳果夫，孫科，方治，居正，張繼；主席：馮玉祥。茲探訪其報告及討論事項之重要者如下。

報告事項

中央組織部張部長厲生報告青島市黨部被日海軍陸戰隊搜查經過由。

討論事項

(一)中央民衆訓練部函：查工會聯合會之組織在工會法僅爲注意之規定，對於工會聯合會之設立範圍與發起團體數並無規定，茲參酌各項法規之解釋，予以如下之限制：「全省同一產

業或職業工會聯合會，須有全省過半數以上之縣市正式成立該產業或職業工會，并經已成立之同一產業或職業工會三分

一以上之發起，方得依法設立。」特函請轉陳核示案。

決議：通過。

(二)中央地方自治計畫委員會提議：擬具公民訓練實施原則，請

核議施行案。

決議：通過。

(三)關於黨務工作人員從政資格甄審委員會委員人選案。

決議：推戴傅賢，孫科，居正，丁惟汾，葉楚傖，陳果夫，張繼，張厲生，王子壯，九委員爲甄審委員會委員。

(四)決議：下星期一中央紀念週推丁委員惟汾主席并報告。

(五)其他。

中央第二十八次常務會議(臨時會)

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十二時，在南京中央黨部第一會議廳，舉行第二十八次常務會議。出席者：丁惟汾，葉楚傖，馮玉祥，陳立夫；列席者：陳果夫，戴傳賢，于右任，居正，張繼，方治，孫科；主席：丁惟汾。茲探訪其決

議事項如下：

(一)關於張學良背叛黨國應如何處理案。

決議：一、張學良應先被奪本職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

所部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二、張學良背黨叛國，送中央監察委員會議處。

(二)關於政治軍事之穩定案。

決議：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長祥熙負責。
二、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改為五人至七人，並加推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

，為該會常務委員。
三、軍事委員會由副委員長常務委員負責。
四、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部长何應欽負責。

中宣部告綏遠剿匪將士書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綏遠前線剿匪的武裝同志們：

在最近綏東勦匪禦侮的英勇戰爭中，諸位在前線守土殺賊的偉績，與壯烈犧牲的精神，已經深深感動了全國的同胞，乃至震驚了全世界，我們想起諸位捨身血戰於冰天雪地之間，為國家民族而奮鬥，並且在極短的時間中，捷報頻聞，實在令人感奮欽佩極了，現在我們除奸抗敵的偉大工作，方在開始，全國上下，正準備一心一德，竭其精神與物質的全力，為諸位的後援，不料當此前線極度緊張的時期，張逆學良突然在西安叛變，舉國愛戴的領袖蔣委員長，竟被劫持，全國人心因此受了極度的震動，這真是我們救亡工作過程中最不幸的打擊了。

諸位知道蔣委員長是我國國民革命的元帥，也是全國民衆所愛護崇敬的唯一領袖，近幾年來，政府的復興救國工作，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已表現極顯著偉大的成績，這是有目共觀的事實，最近綏戰發動以來，蔣委員長關心尤切，不辭勞苦，策劃剿匪軍事，駐洛飛晉，疲饋不遑，上月敵偽大舉進犯，賴傅主席的奮勇指揮，與諸位的慷慨救命，遂完成百林廟大廟兩處的大捷，雖

都知道，在這艱苦偉大的民族生存鬥爭中，蔣委員長所負的責任與使命，是如何的重大，乃張學良竟敢冒天下的大不韙，侵犯蔣委員長的自由，搗亂禦侮軍事的後方，那不僅是企圖將諸位抗敵的前功。盡毀於一旦，甚且陷中華民族與整個國家於危亡而不恤，其叛國之罪，實在更有甚於漢奸赤匪之上。

我英勇的剿匪將士們，現在正是舉國一致，努力剿匪禦侮的時候，凡是後方的將領，本當如何的傾賴政府，擁護領袖，以鞏固內部的陣線，而盡其軍人的本職，現在張學良竟以部屬的地位，干犯統帥，以剿匪的長官，而實行勾匪，不啻為虎作倀，助敵張目，這非但無以對我後方的全國人民，而且更無以對我前線捨身殺賊的將士。

我英勇的剿匪將士們聽說這次張逆叛變的消息傳到前線後，諸位如聞晴天霹靂。莫不悲憤激昂，後來我們可看到了諸位苦口婆心勸告張學良的電文，沉痛異常，雖鐵石心腸，亦為感動，可是諸位的點點血淚，還是喚不醒負恩背義的張逆的天良，他不但已甘心破壞幾年來辛苦告獲得的統一與復興的成績，而且不惜

摧毀了諸位用頭顱頸血所換來的光榮的戰功，我們忠勇的前線的武裝同志，對於這樣的害羣之馬，大概沒有不同聲憤恨吧。

現在中央為維護統一整飭紀綱起見，已對張逆下令討伐，這幾天中，我們由全國民衆愛護國家愛民族的熱忱的表現，與對蔣委員長的愛戴與關切，以及對張逆叛變行爲的憤慨，已可以斷定倒行逆施的叛徒，必且於最短時間覆滅，我們所竭誠盼望的，是前線的武裝同志這時候必須力持鎮靜，更本着以往抗戰的精神，守我們的陣地，繼續執行我們的作戰計劃，照敵方侵略的形勢看來，也許更劇烈的鬥爭，不久就要開始，諸位都早已知道，前線的安危，就是國家的存亡所繫，現在自政府以至民衆，都仍繼續一致在後方竭力接濟，希望諸位萬不要因爲我們的最高領袖暫時蒙

中宣部告西北剿赤將士書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陝甘前線的剿赤將士們！

年來諸位宜勞西北，負荷清剿赤匪的工作，衝鋒陷陣，前仆後繼，卒使橫行披猖的赤匪，陷於總崩潰的命運，雖少數赤匪餘孽尙竄擾各地，但已如釜底游魚，日暮途窮，其必趨於整個的消滅，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遙念諸位在天寒地凍的西北邊區，奮勇殺賊，這種壯烈的犧牲精神，將來在國史上自有其偉大的價值，諸位的豐功偉績，乃是全國民衆所一致欽仰，一致感激的，不意值此赤氛即將肅清的時候，而身負剿匪重任的張學良，竟在西安叛變，却持統帥，消息傳來，如聞晴天霹靂，國人義憤填膺，紛電申討，而張逆仍沒有絲毫悔悟的表示，現在中央對於張逆已

難，稍緩其氣，並且反要因此而益加堅強其衝圍守土的熱忱，以完成抗敵侮國的全功。

現在蔣委員長雖暫時被留西安，但一切政務軍事的推進，都本着委員長原來的指示，再接再厲的努力，斷不因此而受絲毫的影響，中央在事變發生的當夜，就已推定了政治軍事各方面的負責人員，由幾天以來的事實，更可證明本黨政府的組織自始即爲一種健全的機構，絕不因叛逆的搗亂而稍有動搖，尤其是對於前線剿匪禦侮軍事的策劃，以及作戰上的指揮和接濟，仍本已往的方針，負責領導，希望諸位武裝同志秉承蔣委員長所授的方略，繼續積極抗敵，抗敵就是擁護蔣委員長，奉行蔣委員長的方略，就是救國。

明令機戰討伐，這次事變發生後，吾剿赤將士遠處邊陲，對於張逆的叛亂，一定也是同聲悲憤的。

諸位都知道剿赤禦侮，安內攘外，乃是年來中央所確定的國策，也是全國民衆一致的主張，今日之外患雖極嚴重，但欲禦侮雪恥，救亡圖存，非有統一的步調，整齊的陣線，是絕對不可能的，赤匪的罪惡，不僅在破壞社會組織，且欲出賣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如淞滬禦侮的時候，他們就搗亂後防，牽制國軍，長城抗戰的時候，他們又竄擾西北，助長敵鋒，在表面上他們與僞匪雖屬「道不同不相爲謀」，可是實際上，完全是沆瀣一氣，殊途同歸，所以剿赤禦侮，是當前救國最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剿赤工

作，更須加緊完成，方能集中全國力量，完成禦侮雪恥的偉大使命，這是我剿匪將士所應當明白認識的。

蔣委員長是今日黨國唯一的領袖，也是目前中華民族唯一的救星，十年以來，主持中樞，勤勞國事，未遑甯處，全國上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埋首苦幹，舉凡內政外交國計民生，均有長足的進步，使我們散漫紊亂的局勢，能步入近代國家的新階段，世界各國對我國的觀感，亦均為之一變，這種偉大的成績，完全是蔣委員長領導之功，所以他的安危，實為我整個中華民族所托命，唯有全國一致，絕對擁護蔣委員長，始能達到禦侮雪恥復興民族的目的，這次張逆叛變，却持領袖，不僅我國民悲憤填胸，即全世界人士亦莫不震動，為之驚異不置，蘇俄輿論對張逆行動，亦大加抨擊，斥為禍國殃民，可見公道是非自在人心，任何國家都有同感，我西北將士在蔣委員長直接領導之下，同甘共苦，數年於茲，對委員長之愛戴，自當更申義憤，益矢精誠，為剿匪

工作繼續盡最大的努力，為國家民族剷除心腹的大患。

現在剿匪工作已至最後階段，不久即可收全功，在此時期，諸位將士惟有護奉中央既定的國策，恪遵委員長所指示的方針，加緊工作，肅清殘匪，決位能多殺一賊，即為國多除一害，多收復一匪區，即為民衆多解除一分痛苦，亦即是為民族國家多盡一分力量，萬不要因西安的半變與領袖的暫時蒙難，而影響剿匪軍事的進行。

現在張逆罪大惡極，喪叛親離，在中央大軍討伐之下，即將全部潰滅，這是可以告慰於諸位將士的，同時我們相信西北負隅的殘餘赤匪，在諸位加緊圍剿之中，也一定可以指日肅清，到了討逆與剿赤工作完成之後，便可以舉國一致，共同努力於禦侮救國復興民族的偉大的工作，本黨政府與全國人民正在熱烈地期待著諸位蕩平赤匪的捷音。

監察院長敬告西北與東北將士人民書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自國難以來，我國家民族處于空前外力侵迫之下，而國內禍亂，連年未已，全國軍民上下，悲憤沉着，在千磨百折中準備禦侮，以求復興。數年之間，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幸告完成，國力漸見充實，所有精神物質之建設，皆有顯明之進步。最近綏遠之戰，更表現全國上下精誠禦侮之偉大力量，國際觀聽，頓為一變，國家民族之生機，亦見進展；不意張學良等乃却持蔣委員長及中央各將領於西安，妄作主張，企圖推翻政府。身為軍人

，而犯上作亂，號稱救國，而動搖國家根本，將使統一之基，發生障礙，國際地位，復歸墜落，而數年來慘淡經營禦侮存存之工作，均將中道而廢。國人則痛心，仇敵則歡笑，張學良等若稍有良心，何忍出此。

須知此時之蔣委員長，實以一身繫全國國家民族之安危，危言蔣委員長之安全自由，即是危害整個國家民族之生命，妨礙蔣委員長之工作，即是破壞整個國家民族之生機。自西安事變後，無

論國內國外，皆作如此之認定，而全國軍民上下，亦即以救護國家民族者，齊下救護將委員長及中央各將領之決心，悲憤迫切之情，均出於自然，而不能自己。中央對於此次變亂之處置，首在肅正紀綱。故有嚴辦及討伐之令；同時垂念軍民無辜，命我入關宣慰。我以對國家之責任及對西北之關係，今已奉命入關矣。從來政府處置變亂，總是恩威並用，誅討與感格相資。況此次西安事變，除爲首者外，東北西北將領子弟與人民，事前既毫末與聞，事後又處於脅迫之下，消息隔閡，心跡難明。然而揆情度理，中央以及全國上下，均無不相知相諒。我更以爲東北將領子弟與人民，在亡省亡家以後，君等思念家鄉，思念君等之至親骨肉，而全國同胞見君等現在之情形，念彼此將來之命運，誰不同情？誰不哀痛。

君等此時萬勿以爲張學良此種舉動，足以助君等報仇雪恥，足以救君等轉回故鄉。而不知幽囚主帥，如何尙能統兵抗敵？惹起全國憤怒，如何能有家鄉可歸？此真爲彼一人之野心，而陷君等於絕路也。我西北之將領子弟與人民，更須知我之此來，最大任務是在救護將委員長及中央各將領，早獲自由，亦即以救護將委員長與各同志者救西北，以救整個之國家民族。我等生在西北，聞此大禍，蔣委員長蒙難於我等之家鄉，無異我等毀滅國家民族之生路，天下之怒，將向我等，西北人民將千秋萬世永淪爲亡國滅種之罪人。我久病初好，逢此大難，焦急萬分，中央不命我來，我亦將奔回西北，大聲疾呼，與我久經患難之將領子弟與人

民，共圖挽救大難之道。

回思十餘年間，西北兵荒水旱，年年告災，災後人民嗷嗷未定，真是救死不遑，求生未得。此時有何主義政策，可資空談；有何人力財力，可供消耗。欺騙我等者，或者另有其說辭，而真正關懷我等者，則只能爲我等哀哭也。爲今之計，張等如尙不痛切悔悟，回頭自贖，則國家有典刑，大軍已四集，彼等自趨滅亡之途，迫在眉睫，而我東北西北之將領子弟與人民，流離子遺，情均骨肉，速謀自拔自救。即在此時，軍人應明辨順逆，勿受亂命，時時以顧全國家民族爲心；人民則應認清是非，努力維護地方秩序，勿爲邪說奸謀所動，免受無知妄作之累，多維持一分治安，即免受一分破壞。須知整個國家民族，處於存亡危急之秋，任何地方，任何團體，任何努力，皆斷無行險僥倖之可能。我惟願大家一心一德，度此難關，深明大義，力持大義，救護將委員長及中央各將領，即是救護自身，即是救護西北，救護東北將領子弟人民之第二故鄉，亦即救護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之光明途徑也。當我將入陝時，彼等來電阻止，我則以爲西北乃中華民國之西北，又是我之故鄉，彼等雖阻我來，我却不得不來。因我來雖不專爲彼等，然果可以有所挽回，有所顧全，則我之此來，亦未始非彼等之福。故我此時仍是萬分希冀大家大澈大悟，一致促成轉危爲安之局，則垂危化爲祥和，西北及東北之將領子弟與人民，在此安危呼吸之頃，所報獻於國家民族者，仍復至爲重大也。至誠之言，切望觀察爲禱。右任，廿三日自瀘關發。

討逆總司令部組織大綱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國府明令公布

第一條，國民政府為討伐西安叛亂，特任討逆總司令，指揮國軍，統轄討逆軍事。

第二條，討逆總司令直隸於國民政府，其關於軍務，政務，黨務等運籌事項，由各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第三條，討逆總司令為實行權責，設置討逆總司令部。

第四條，討逆總司令部設總參謀長一員，副參謀長一員，秘書七員，及左列各處，參謀處，副官處，經理處，政訓處，兵站總監部，鐵道軍運特派員。討逆總司令部之組織系統如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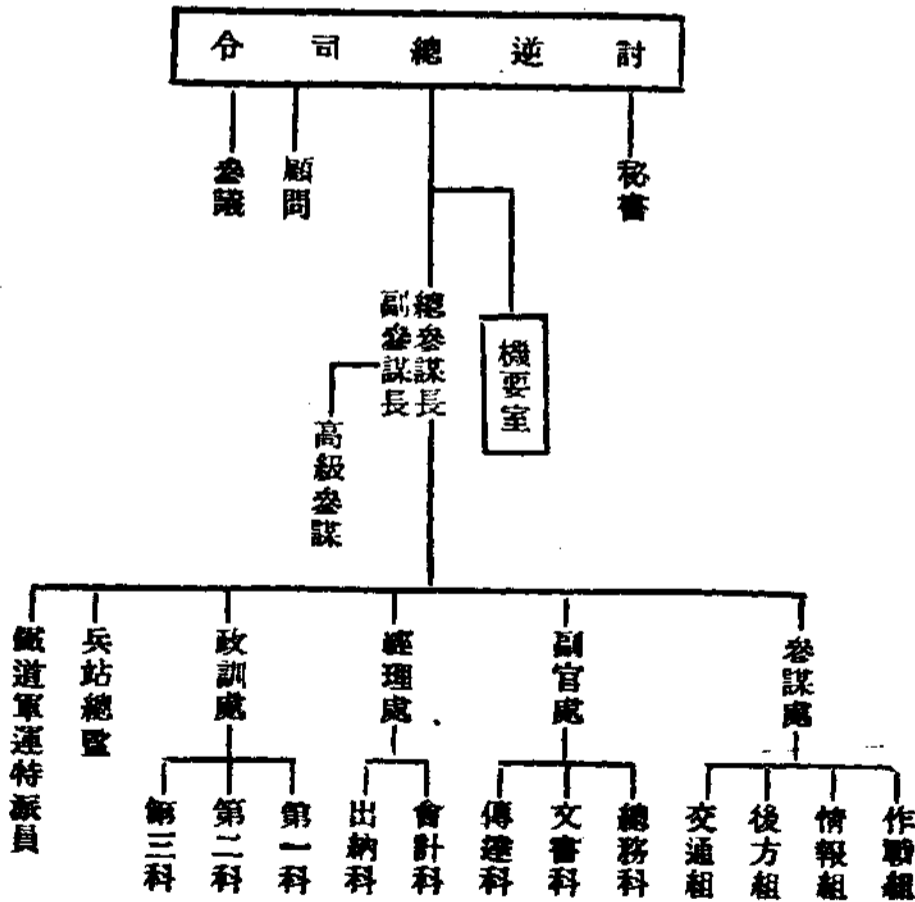
第五條，討逆總司令部於必要時，得設顧問參議及高級參謀各若干員。

第六條，討逆總司令部之編制另定之。

第七條，討逆總司令部於討逆軍事完畢時撤銷之。

第八條，本大綱由國民政府公布之日施行。

▽討逆總司令部系統表



備攷：機要室由秘書及參謀各數人合組之

邵翼如先生事略

邵元冲先生字翼如，原名曠，浙之山陰人，幼穎異嗜學，胆識過人，十歲能文。十三入邑庠，越郡文風最盛，白首未青一衿者，比比是，而先生獨以童年得之，羣相驚佩，故當時有神童之譽，十七進浙江高等學校，治學益勤，居常靜默，不苟言笑，每爲文則洋洋千言，一揮而就，以是師友尤敬愛之，其時總理在海外，倡導革命，思潮所布，漸入人心，惟革命書報，種類甚少，且消庭禁之嚴，尤不易得，先生多方設法，秘密購致，每讀至憤激處，輒慨然長嘯，聲驚四座，由是人多知爲有志之士，而先生革命之動機，亦已萌芽於此矣，年十七與同邑蔡子民加入同盟會，畢業後常思以政治爲推進革命之階，年二十復就試己酉科，舉拔貢，次年考職，以最優等入選，授蘇省鎮江地方審判廳庭長，執法謹嚴，翌年，東渡日晤總理參與革命，是爲先生獻身黨國之始，辛亥武昌發難，歸國參加，事定返滬，任上海民國新聞總編輯，於建設大政，多所發揮，尋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總理親任爲上海交通部評議員，兼編輯部主任，討袁軍興，與李協和發難湖口，任長江各軍總司令部秘書長，事敗走日本，從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兼任國民雜誌撰述，旋奉總理命圖浙江，任浙江紹興司令官，事洩，幾罹難，遂走上海，佐陳英士，在滬發難，及肇和事敗，復與居覺生蔣介石等圖山東濰縣，任中華革命黨山東警備司令，六年從總理南下議法，任大元帥府主任秘書，及代理秘書長，時先生雖公務秩繁，仍力學不倦，總理器其才，倚畀益深，遂命赴美就學，並襄助海外黨務，先後留學於惠斯康新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遊歷美洲全境，調查各經濟事業，社會黨，勞工團體及工廠等，以爲本黨組織，及勞動政策之借鏡，在美先後凡五載，歷任三藩市少年報，舍路埠僑星報，維多利亞新民報，多明度醒華報各撰述，聞揚黨義，喚醒僑胞，不遺餘力，十二年夏，由美渡歐，周歷英法德意各國，考察其政俗人物，視察本黨黨務，各地留學生，爭相迎之，是年冬，奉總理令，偕蔣介石代表本黨至莫斯科考察，翌年本黨改組，當選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旋遞補爲中央執行委員，時先生尙在歐洲，是年夏返國，卽被推爲兼代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被任爲政治委員會委員，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粵軍總司令部秘書長，黃埔軍官學校教官，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職，維時本黨改組伊始，百廢俱興，先生出其所見，獻替尤多，是年冬，總理北上京津，先生親侍左右，任總理行營機要主任秘書，北平政治分會委員，北京民國日報社長，總理逝世，先生與汪精衛，戴季陶等親受遺令，簽署遺囑，襄理安靈事畢，仍南下返粵，任潮梅海陸豐行政長，爲本黨推行地方自治，首樹標幟，是年冬，偕林子超，居覺生等集議北京，定計清黨，返滬創設中山學院，被推爲院長，欲以總理遺教，貫輸於本黨忠實青年同志，明年春，復入粵，任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部長。旋卽辭歸，北伐軍興，先生躬冒鋒鏑，周歷湘鄂贛諸省，旋赴浙任浙江省政治分會委員，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杭州市市長，三月而杭垣市政，爲之一新，十七年任廣州政治分會秘書長，兩廣建設委員會委員等職，時廣東甫經共黨騷動，百廢待舉，先生手撰廣東建設綱領，於安定社會，繁榮經濟諸大端多所擘劃，專赴委律責，僑胞

多從之，運滬後，創設建國週刊，樹立本黨中心理論，是年冬，被任爲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並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長，手訂經濟及勞工立法多起，十八年春當選爲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及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兼任民食委員會委員，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訓政時期立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改組建國週刊爲月刊，任社長，十九年辭任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是年冬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二十年第一屆中央高等考試襄試處主任，遷任國民政府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兼代理院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財政委員會委員，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冬，當選中央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撫卹委員會委員，財務委員會委員，並再選任爲國民政府委員，二十一年五月選任考試院副院長，旋選爲立法院副院長兼代理院長，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撫卹委員會委員，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中央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二十四年春辭中央宣傳委員會主

任委員職，代表中央赴陝祭謁軒轅黃帝橋陵，暨周秦漢唐諸陵，復周游陝甘青寧綏各省，輟車所至，邊氓遮道恭迎，爭仰豐采，歷時四月，始返京，是年冬，再被選爲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及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撫卹委員會委員等職，本年十月，代表中央南下致祭胡故主處，已而遊桂，轉道返京，適綏邊寇警，奉蔣委員長電召入陝，商討察綏抗敵軍事，并報告視察廣西經過及撫慰滇黔夷族情形，居數日，西安叛變突起，先生與蔣委員長暨其他中央各將領等同陷賊圍，變起前日，張學良語以容共事，先生輒力斥之，及變作，復迫先生，先生益憤，厲言譴謬，正氣凜然，遂爲所害，事至慘烈，時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也，噩耗傳來，舉國悲憤，親友同志遠道爭來弔祭，哭失聲，其生平感人之深有如此者，嗚呼痛矣，先生享年僅四十有七，生平力學勤事，以民族正氣，倡導天下，著作有孫文主義總論，訓政時期地方行政綱要，美國勞工狀況，各國革命史略，廣東建設綱領，建國之路，心理建設論等，並手輯東國民詩選，民族正氣文鈔，俞大猷感繼光詩文鈔等，其他詩玄圖集諸稿待刊。



黨員訂閱「中央週報」辦法

(一) 訂閱本部「中央週報」者，以本黨黨員及預備黨員為限。

(二) 訂閱手續，須按照訂閱單所列各項，詳細填明，逕函中央秘書處出版科，當即照寄。

(訂閱單附後)

(三) 訂閱人地址如有變動，應即時通知中央秘書處出版科，同時通知原住在地郵局，以免遺失。

(四) 本報訂閱價目如左：(連郵費在內)

甲·一月共四期收大洋貳角

乙·六月共廿六期收大洋壹元

丙·全年共五十二期收大洋貳元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

中央週報訂閱單

姓名	
籍貫	
通訊處	
所屬黨部	
黨證號數	字 號
訂閱期間	
費	

中央週報第四百四十七期分配表

黨部名稱	黨部數	每黨部發給冊數	合計
省黨部	一八	每處十份	一八〇
特別市黨部	一	每處十份	五〇
縣黨部	一二二七	每處二份	二四五四
市黨部	二一	每處四份	八四
鐵路海員特別黨部	一一	每處六份	六六
海外黨部			八七〇
零發由本部通發			一二九六
總計			五〇〇〇